

涵秋主任

# 快活

第卅六期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售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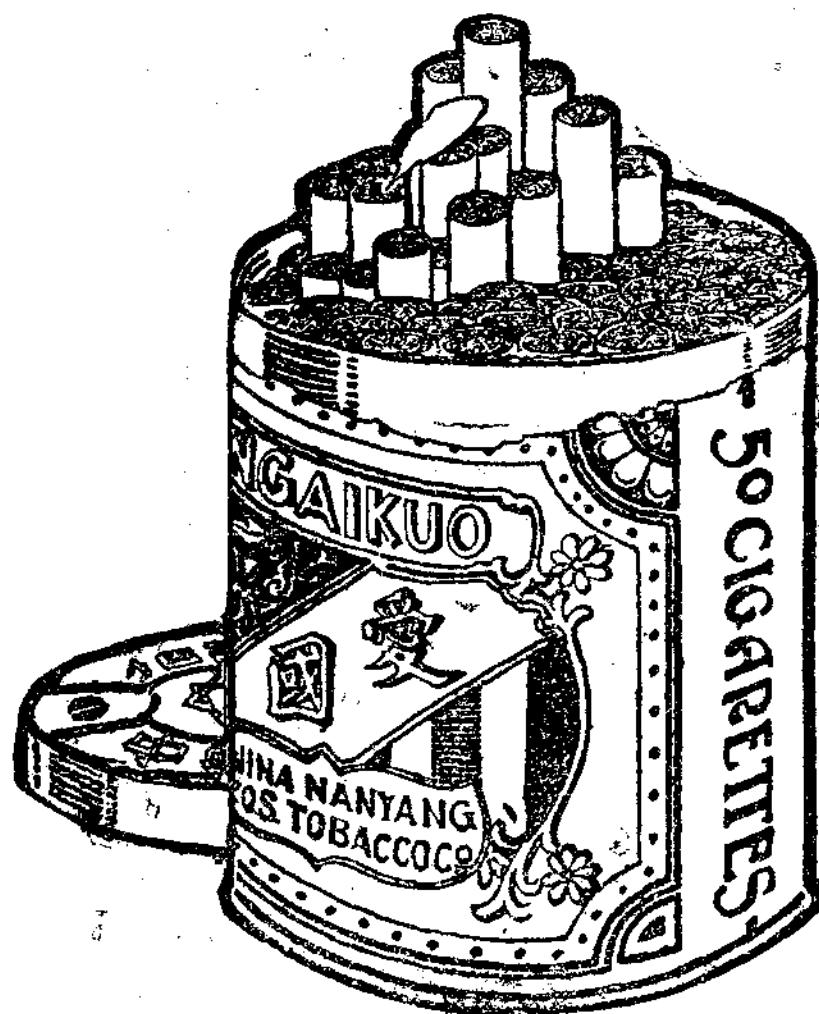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牢記勿忘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 本刊改組特別啓事

本刊出至三十六號適屆週歲之期所有材料內容印刷裝釘均擬另定體制期在雜誌界中大放光明藉答愛讀諸君之盛意當此新舊交替手續異常煩瑣不得不暫行停刊從容布置一俟續刊有期當再露布

本刊第二年三十七期起登載稿件並不專限小說凡趣味濃厚足供消遣之雜作一律加入以莊諧雜陳雅俗共賞爲宗旨讀者定能滿意

銅版挿圖書中插畫以及封面畫等均能引起讀者之美感自第二年起當特別注意

第二年長篇小說接登李涵秋君之『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楊塵因君之『老殘新遊記』俟登完後另登李涵秋君特著之『新廣陵潮』不肖生新撰之『客窗誌異』一則銜接『廣陵潮』生面別開一則步趨『聊齋志』逸趣橫生均係不可多得之名著特此預告

本刊先後收到外來稿件仍俟續刊後陸續擇尤刊登深恐投稿諸君有所誤會并此聲明

## ■ 本刊號外香閨花影照常出版啓事

本刊號外『香閨花影』並不隨同本刊暫時停止，仍行照常出版。二集定於二月底發行。材料豐富，美不勝收。如尤靜嫋、苑瑞恩、朱恨波、張玉如、余屏嫣、徐婉雲諸女士，均有特著名作，其結構之優美，趣味之濃厚，讀者諸君倘已閱過初集，自能懸揣而知，無煩多贅。

三集正在刊印中，有俞靜蓉女士之『青年之夢』、『人與鬼』；楊亦民女士之『新紫荊樹』、『金錢家庭』；羅嘯琴女士之『還珠案』、『惡姑鏡』；漁舟姑娘之『一個抱獨身主義者』；翟憐儂女士之『繡餘初筆』；唐維玉、李襄芝女士合著之『虎口餘生錄』，都是初次臨陣之生力軍，為本集生色不少。

本集徵求女子著作，無論筆記小說雜作小品，均極歡迎，以備續刊四集之用。並請將相片一掛號寄來，以便製版刊入。原片隨即奉還。酬品分本集書券現金三種，隨稿聲明，即當照辦。



## 快活第三十六號目次

### ◎短篇小說◎

種瓜得瓜

程小青

韓獅兒

張子樵

羅蘋奇案古畫

何樸齋

割麥插禾

張碧梧

雌雄劍

顧明道

覆水重收

張慶霖



雙俠傳

許厔父

井中刀

王野萃

笑渦

幕面女郎

兒女英雄

王劍舞

鑽圈案

天涯過客

◎長篇小說◎

社會小說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李涵秋

偵探小說 水裏罪人

張碧梧

# 活快

秋涵李都江任主輯編理  
石雲張山錫輯編事理  
者述撰刊本

次爲少多畫筆字首以

王西神	王井水	天涯過客	玉如女士
沈禹鐘	沈井蛙	何海鳴	何樸齋
吳公雄	吳調梅	姚民哀	俞慕古
海上說人	馬二先生	徐枕亞	徐哲身
張枕綠	孫季康	范烟橋	唐忍庵
張慶霖	張子樵	張舍我	張敏笙
陸律西	屏嫣女士	章怡巖	陸聽鶲
程瞻廬	程小青	許指嚴	許塵父
楊塵因	靜嫋女士	惲鐵樵	蘋蒨女士
鄭正秋	鄭逸梅	劉裕公	謝赤羽
嚴獨鹤	嚴芙孫		
鄭正秋	鄭逸梅		
嚴獨鹤	嚴芙孫		
鄭正秋	鄭逸梅		
嚴獨鹤	嚴芙孫		



逸  
公  
贈

京 华 名 姓 藏 春

張麗雲君贈



川沙海灘之牛車

## 種瓜得瓜

程小青

那個欽斯監獄裏出來的人笑着說道求狄森你實在是僥倖人中一個最僥倖的人你請瞧這兩張影片這一張是一個風景幽薄的花園位置在小山頂上太姆士河流幽咽的聲音也可以因風送入耳鼓那一張却

是一所黯黯的石屋門上只有一個範着鐵條的小洞——求狄森垂着灰白的臉色低聲喝阻道勿作聲先前那個人問道爲甚麼求狄森道提濶我妻子出來了請低聲些那出獄的提濶支着他手中的一根十二尺長的向日葵幹從樹叢中探頭瞧去果見遠遠有

一個瘦小像小女兒模樣的女子，携着一個小孩立在磚牆面前的一棵桃樹底下。提濱瞧了一瞧，作荷荷聲道：「我不知他爲甚麼終不喜歡見我？」求狄森不答。提濱又說道：「其實我自問並不比你難看，我也是一個偉丈夫。」啊！說着忽挺着胸膛，把兩臂揮了幾揮，又道：「求狄森我們究竟是老朋友了。你妻子雖然藐視我，我至今絕不計較。」求狄森聽了心坎中潛伏着的怒火，不覺又熱熾起來。他的

意恨不能立刻扼住提濱的咽喉。結果他的性命。但他實沒有這股勇氣。他往往如此的。他心中幾次懷着謀殺的意念，可是終不敢實踐。提濱見求狄森閉口無言，臉上却蘊着怒氣，也變着聲音說道：「雖然他（指求狄森妻子）如果始終把那種冷漠的態度待我，我少不得也要教他知道些利害。」求狄森假使我們在晚餐席上，我對他說：「夫人四五年前，我們在欽斯獄中，我和你的丈夫實是

再好沒有的同伴。你想他一聽這話他的面色有怎麼樣的變異？求狄森這時又喝阻他道：「別多說了，提濶似不聽得，仍繼續道：我想那時他的驕氣必定立刻消滅，他必不敢把目光向我只能匆匆的從餐室中逃去。我又料他從此以後他心中受了那無形的隱創，再也不會有歡樂的日子哩！」求狄森接道：「那時你也再不能夠得我一先令了。我想你大致如此愚蠢，罷說時，引手撫摩他的額角。

已是溼汗淋淋，提濶急含笑答道：「老友，你放心，我決不會做殺金蛋鵝的人的。這不過是我的意，想罷了，試恩你既然爲着既往的污史已經供給我好幾百鎊並且還允許源源供給我，又爲甚麼自絕我的生計呢？」求狄森應道：「是啊，我想你也不會出此，他口雖這樣說，心中却非常難受，因他處在這忍刻的鲨魚的牙牀之中，已感受了很大的痛苦，提濶又說道：「求你真有幸運，你自從出了欽斯監獄，

便很得意。掙了許多產業。又娶了一個不知你往史的女子。我却至今沒有機會。但我既不妒。你又何必揭破。你既往的秘史。求我。決不如此的唉。我們出獄以來。不是已經四五。年了麼。想起那時的情景。真可怖啊。但你却一出獄門。便遠渡美洲。當我來見你的時候。你已經立業成家。那時你似乎不願意見我。要想和我決裂。可是你到底是一個慈善爲懷的人。連蒼蠅都不忍撲殺。一個別的人或

說。你懦怯。我却知道。你念舊情殷。纔沒有害我的意思。原來我們在欽斯獄中的禮拜堂裏。天天早晨總是並肩坐着的。求狄森默。默聽着咽喉中忽動了一動。好似嚙甚麼堅硬的東西。提撥繼續道。但後來你們從美洲回來。竟不曾使我知道。我却有些不解。幸虧我還算敏慧。尋到這裏重新和你會面。像這裏這樣幽雅。果真是非常安適的。可是我已經留了幾天。你的妻子又這樣冷待。使我難

受。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回。城。裏。去。了。但。有。一。  
事。不。能。不。和。你。商。量。我。臨。走。以。前。須。得。有。二。  
百。鎊。的。現。款。老。友。我。想。你。終。能。夠。應。許。我。的。  
求。狄。森。顫。聲。答。道。唉。你。在。這。三。年。之。中。已。經。  
拿。了。我。二。千。鎊。了。他。說。時。竭。力。自。持。但。終。不。  
能。止。住。他。心。房。的。狂。跳。和。手。足。的。戰。抖。提。濟。  
強。笑。道。是。啊。可。是。你。有。這。麼。許。多。的。錢。這。一。  
些。小。數。算。甚。麼。事。求。狄。森。喘。息。道。你。—。你。吸。  
血。的。鬼。提。濟。的。眼。中。陡。的。露。出。一。股。兇。光。問。

道。我。吸。誰。的。血。你。說。這。樣。的。話。不。是。要。教。我。  
提。高。聲。音。麼。須。知。你。妻。子。正。向。這。裏。瞧。着。如。  
果。他。聽。得。了。欽。斯。—。求。狄。森。搶。口。道。你。到。這。  
裏。來。他。回。身。領。路。這。時。自。頭。至。足。渾。身。都。顫。  
慄。了。提。濟。應。了。聳。一。聳。肩。在。後。面。跟。着。兩。個。  
人。走。出。了。園。門。經。過。一。叢。灌。木。便。到。了。官。道。  
求。狄。森。又。走。了。五。十。碼。外。停。在。一。個。榆。林。的。  
前。面。那。裏。是。一。個。小。山。的。尖。頂。距。離。一。英。里。  
四。分。之。一。的。山。脚。下。面。却。有。一。所。離。色。園。繞。

叫做「青鵠」的麥酒店求狄森立在一棵倒臥的樹旁勉強靜止他震動的神經說道我們立在這裏我妻子已瞧不見和聽不見了你方纔在我妻子的附近談起那禁秘的故事已是毀了你先前的成約這一次姑不和你計較現在你聽我我知道我終不能夠教你永永斷絕然我願意你遠離一回也使幾個星期你又來了但假使我給你五百。

鎊你可能允許我一年不再來麼提濶想了。一想應道那麼你給我七百五十鎊罷求狄森把手摸一摸額角似乎很痛楚的模樣答道很好依你罷但你須記取你如果在十二個月以前顯現你的面目那時我一提濶忙笑着道老朋友我知道了保你十二個足月不來擾你但那款子你可預備好麼求狄森道這麼大的款子那能夠立刻預備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三晚上我可以得錢提濶道那

麼。如果你不教我等在你家裏。我就在星期三晚上再來求狄森道。你不可再住在這裏了。你知道我妻子不喜歡你。他又懷疑我爲甚麼把你留着。我不能再冒險了。你從今天起。在這一年中斷不可再進我的屋子。至於那款子。我當親自交給你。我們就選這個地方作爲約會地點。這約會却不能教我妻子知道。那天你可於斷黑後來到這裏。九點鐘怎麼樣提激應道。九點鐘很好。准定星期

三晚上九點鐘。但如果你教我空走一求狄森忙道。我決不失約。那時一定把錢給你說完。又用絕望的聲音加一句道。你記着就在這個地方。於是他們倆重新回到屋中。兩點鐘後那個客人就辭別了。往城裏去了。求狄森見提激去了。好似他的咽喉間去了一重枷鎖。他回到書室裏面。把門鎖着。從抽屜裏取出一張簡短的通信寫着道。

先生。如果你以爲便利。我將於星期一傍

晚七八點鐘之間到府候你勞蘭特白求狄森把那通信讀了一遍又瞧了時計便在他書室中間踱起來這種方法等人最是心焦不過的所以等到他的客人來通報的時候他早已不耐煩了那來客身材瘦小衣飾也很整潔他把兩手按在膝上靜悄悄坐着等求狄森關門下窗一回主人先開言道密司脫勞蘭特我先前知照你過如果不得白拉奈的消息不必和我通信現在不是你

已經把他尋到了麼那來客答道正是我已經得到他的蹤跡求狄森道他在那裏勞蘭特道他住在西海濱司梯特他買了一宅長期的屋子和他的妻兒一同住着求狄森道他的景況可快樂麼勞蘭特道快樂極了他每一星期往城裏去三次他的嗜好就是音樂會他直是一個模範的丈夫和父親子說道唉這一件事我出的費用已經不小

但你們探訪的本事也真厲害。現在果真被你訪到。我記得那時我到你的紐約的辦公處來請你給我調查韋廉白拉奈的蹤跡不是已在一年前麼？勞蘭特答道：唉，差不多兩年了！求狄森道：唉，日子很快！我起先料你不容易成功，誰知竟出乎所料？你真有幹才！勞蘭特謙遜道：說那裏話，其實現在這一次比較第一次便易得多，值不得稱讚！求狄森道：是啊，第一次我從美洲差你到英國來，你毫

無把握，費了好久時光，纔幸而訪得了韋廉白拉奈的蹤跡。你回來說他住在披姆列柯的客寓之中，又取得了他的一張肖照，果真沒有錯誤。我就付清了費用，又給你一注個錢，人的謝金彼此都很滿意。勞蘭特又鞠躬道：正是你是非常客氣的求狄森，又道：但那時我正在部署輟業的手續，一時還不能離去。美洲我又恐回英的時候白拉奈換了地方，我尋不到他，因叫你先回英國等我。我不料你

第二次到這裏時白拉奈果已遷往別處。又不知去向我回到英倫一聞這個消息未免失望幸虧你偵探的才幹高人一等此刻又被你尋得但這一次他既賃了長期的住屋比較的固定想必一時必不會遷移現在請你把他的住址詳細寫明你的職務已完我也當酬謝你了勞蘭特忙取出一張紙來應道這就是他的住址求狄森念道「草廉白也拉奈佳倫敦江海險司梯特哈師而花園二

十二號」因說道很好這一張支票酬謝你的是你瞧這數目滿意麼勞蘭特含笑道唉你真客氣求狄森道你費了許多力我很感謝你現在你不是打算就回紐約麼勞蘭特道正是我想趁明天利物浦的輪船或是五天以後桑森敦也有開往美洲的輪船求狄森道我想你還是早些回去的好勞蘭特道那麼我一准明天動身了再見罷來客既去門又關上求狄森呆立了約十分鐘靜止不動。

只有他的肩膀因着他喘息的緣故不住的  
想落。一回他奔到一座打字機旁掀開了蓋  
插進一張紙頭就坐下來了。他要打一封信。

可是打了五次都燒成灰燼似乎不稱他的。  
意思他的眼睛非常熱炙手也不住的顫動。  
他打了第七次那信方纔完成他又仔仔細  
細的讀了一遍然後放入信封裏去用手在  
膠水邊上按了再按於是重新插在打字機  
上打着下列的地地址道「韋廉白拉奈先生」

倫敦海濱司梯特哈師而花園二十二號」  
他隨將這信親手投入屋外官道上的郵政  
箱裏。

(二)

白拉奈向他妻子說道據這報上說昨晚卡  
文戲院裏的劇本很有精采我們今天晚上  
一同去瞧一次你道好麼他妻子是一個四  
十五歲的婦人但從外貌上瞧去却要減輕  
二十歲的光景這時他正忙着收拾早餐後

的杯。便回答道：好的。那麼我要打電話去。  
定。搬。座。了。白。拉。奈。應。道。那。自。然。你。去。打。罷。他。  
說。完。擇。好。了。報。紙。隨。手。把。一。束。信。函。取。過。預。  
備。挨。次。拆。閱。他。那。時。立。在。爐。簷。面。前。矯。健。的。  
嘴。脣。分。得。很。開。他的。牙。齒。中。間。咬。着。一。隻。煙。  
牙。床。却。很。闊。大。直。像。一。個。鬥。力。的。力。士。他。  
的。鼻。梁。是。從。小。損。斷。的。眼。眶。也。陷。落。很。深。逢。  
他。怒。時。也。能。從。那。裏。射。出。電。火。似。的。青。光。他。  
的。腦。幹。像。一。隻。猿。臂。膊。上。的。黑。毛。也。一。直。掩。

蓋。到。手。背。上。面。他。先。把。一。封。信。拆。開。讀。了。  
遍。重。新。納。入。封。套。裏。去。又。取。第。二。封。信。他。  
妻。子。問。道。韋。廉。可。有。甚。麼。有。趣。的。事。麼。白。拉。  
奈。道。有。趣。得。很。你。的。成。衣。原。寫。信。來。討。額。外。  
的。賞。錢。你。想。可。好。笑。麼。但。少。停。我。付。賬。時。多。  
少。要。給。他。些。的。不。教。他。失。望。於。是。他。拆。讀。第。  
三。封。信。他。讀。時。他。的。眉。毛。忽。的。緊。繩。攏。來。他。  
撞。頭。瞧。瞧。他。妻。子。並。不。瞧。他。因。又。重。新。默。讀。  
那。打。字。機。打。成。的。信。這。時。他。的。牙。床。忽。緊。緊。

合攏那煙斗的嘴。差不多有咬斷的危險。目  
眶中有青光發出臉上血色也頓時退縮不  
見他妻子淡然問道可是有甚麼要緊的事。

白拉奈答道要緊事麼正是但我很不願  
人把商務上的信函寄到我私宅中來他妻  
子道唉這正是不知趣的說了這句便靜止  
了白拉奈把那信讀完一遍銳利的目光好  
像要透紙背兩邊的眉毛越接越近幾乎要  
縮成一堆他把熄滅的煙斗去掉喉嚨間發

出一種似咳非咳的聲音又將支撐的兩腿  
分離一時似乎預備站穩些兒於是又第二  
次默讀那信那信道

現在有一個不願把姓名宣布的人要求  
你經濟上的幫助他自信你對於這個要  
求不致於拒絕的否則他也有恃無恐能  
教你不得不依原來他在數年以前和你  
處於同樣的境地你大概還不會忘記簡  
明些說寄這一封信的人就是你欽斯靈

獄中的同伴啊。至於他怎麼能夠尋到你的蹤跡和知道你處於很安樂的景況這信中似乎不必說起如果你要明白他也不妨和你在祕密會面的時候把情由說明因他現在要完全毀壞如果如此你也儘可以和他和平解決他也不肯教你過於難堪的求你會晤一次以便解決這個交涉假使你從前犯罪入獄的歷史你的商業上的同事和你的妻子都已明白知道那麼寄這信的人果然沒有甚麼別的權力使你

依從他的要求給他經濟上的幫助但事實上未必如此你對於你的往史一定保守秘密萬一聲張你的事業身名也必完全毀壞如果如此你也儘可以和他和平解決他也不肯教你過於難堪的現在他約你本星期三晚上九點鐘到大姆士河盡端的福峯小山上來會面山下有一所「青鵠」麥酒店你從那裏上山約走一英里的四分之一就有一個樹林

在那裏寄信的人當等候你並且望你多  
帶些現款來濟助他

你如果爲妥當起見讀完了這一封信就  
應當把他燒掉纔是

那信上沒有簽名也沒有住址白拉奈用着  
全神讀過了第二遍便把目光移注着別處  
咬緊了牙齒緩緩的吸了一口氣充滿他的  
胸部又緩緩的呼出來他隨將那信箋摺  
成一根紙條擦一根火柴將紙條燒着用他

燃煙他且吸且用手指按捺煙斗中着火高  
漲起來的煙葉直到那紙條燒盡他的妻子  
又仰面問道韋廉不是一封緊急的信麼白  
拉奈吐了三口煙纔回答道還好還好他妻子  
道但我希望他不致於使你憂鬱罷白拉奈  
道唉沒有沒有他又靜悄悄吸了五分鐘煙  
他妻子又問道那麼你今天晚上仍能同我  
們往卡文戲院裏去麼白拉奈道我想總可  
以的不過我今晚須用一用汽車略須耽擱

一回你們可以先去我到戲院的時候總在九點鐘後第一幕戲大概趕不及了。

## (三)

七點鐘時求狄森已坐在晚餐席上。這是他每天進晚餐的一定時間。那天雖是和提濱約會的日子却並不變更他的常例。那時西北風很繁灰色的雲籠罩很低天色就比平日暗得早些。求狄森食時竭力自持裝做無事的狀態深恐被他妻子瞧出甚麼破綻。他

妻子坐在桌子的那端穿着淡藍色的晚服襟前綴着鮮百合花香氣陣陣透送到求狄森的鼻子裏去。這種妙香求狄森在幾年中領略慣了。每一聞及心中便發生一種甜醉似的感覺。忽而他的妻子問道晚飯過後你不是還要出去麼求狄森不禁變色道我麼時在那裏瞧表所以問你求狄森強作笑容道唉那並不足憑的我不出去說完彼此又

回復靜寂。這時陡有一陣雨點淅淅的灑在  
窗上。風聲也益發急了。兩個人只是靜悄悄的坐着不交一語。原來求狄森平時本不喜多言的。他妻子却也沉靜溫柔恰中他的心懷。因此求狄森對他百般愛護夫婦間的情愛真是如同膠漆。一回他妻子又衝破靜境。道：「你可能應許我一件事麼？」求狄森道：「我很願意。」他妻子道：「不要叫那個人到我家裏來。」求狄森道：「不是提激麼？」他妻子道：「正是求

狄森把杯子舉到嘴邊。不意釘的一聲觸在他的齒上。他放下杯來說道：「我想他不會再到這裏來了。」他妻子道：「你可會謝絕他再來過訪麼？」求狄森道：「是啊。我想我們不會再見他的面了。」我們上樓罷。他妻子果然離座上

樓僕人們便來收拾餐具。求狄森又取出表來瞧。八點已過。他踱了一回。拉過窗帷向外。外面望望已是昏黑。不見兩脚。却仍續續不止。忽聽得樓上披履拿聲音已動。悠揚悅耳。

他走到樓上向他平時坐慣的椅上坐下。原來每當晚餐完畢他總喜歡聽他妻子彈琴。眼睛瞧着他柔婉的纖指按在音鍵上面滑流如意指上鑽石戒指受了電燈光映射閃耀還有那玉臂上的金鉗一上一落煞是好看。至於那琴韻裏面所彈的都是名家作品更說不盡的抑揚頓挫因而求狄森坐在那裏心曠神怡往往過了一兩點鐘還不覺疲倦可是那時他坐到椅上不到十分鐘耳朵中便充滿了枝葉戰舞的聲音陽臺下

後耳朵好似聾了竟聽不出甚麼他心裏只計算着時計上的一分一秒實在靜坐不住他的面上現着紅色手心上也覺得熱而多汗不住的用手巾自己抹拭九點鐘只缺十五分了求狄森再也按耐不定悄悄的離了坐椅不教他妻子知道從玻璃長窗裏出去走到陽臺上面他的熱炙的面頰上忽然受了冷雨心裏覺得爽西北風仍一陣陣吹着

面就是園圃時時有帶雨的花香吹送來。國外鄰近通道這時雖然黑漆漆的望不見。約會的榆林恒求狄森默度距離仍向那榆林的地點望着十分鐘忽又過去求狄森的心房越跳越覺急促他的顫動的嘴唇中間忽喃喃自語的說道白拉奈在欽斯的時候乃是一個強悍的魔鬼如果他現在仍舊像那種性子那麼一忽然間琴聲停止而他知道他妻子已覺得他不在座上接着

就有一隻纖手按在他的肩上靜了一回他妻子說道你好像在那裏聽甚麼似的求狄森把身子靠往了陽臺欄杆答道今晚的風從村中吹來再過幾秒鐘我們便可以聽得那教堂的大鐘打九點鐘了接着又說道我們若能斂神雖是一根小枝在風中顫動也能夠聽得清楚假使有更大的聲響自然不能說了他的語聲還沒完忽聽得鐘聲遠遠的響了一串二十四十六次狄森的手是

頓時侵了他的心房。也好似陡的停止了一下。接着又奔跳起來好像脫韁的劣馬。他妻子忽在他旁邊問道：「這是甚麼聲音？銳利好聽。槍聲？」狄森好似從惡夢中醒來，突答道：「那是你的幻想。」他妻子道：「你不聽得麼？」這聲音好似從那樹林中來的，非常清楚，很像手槍的子彈。猶沒完。求狄森忙阻止他道：「不是我想風涼。這麼樣急，大概有甚麼樹幹斷折。」喊起來了。他這時本想加幾句道：「這

裏很冷，我們進去罷！」但他實在沒有那種勇氣，依舊堅持着欄杆站立不動。因那時他的牙齒震震的戰着，面部灰白，眼珠也突出。睡外，他真不敢到亮光裏去。在這個當兒，求狄森的計畫早已成全。提燈已僵臥在雨滴的樹底。心窩中含着一粒彈子。山脚下，面白拉奈也已駕着汽車回去。那機輪的聲音漸行漸遠，末後便沉沒在雨聲之中。聽不清。原來他還想趕到卡文戲院裏去呢。



地邑之土豪。虎臣者。出身私版。粗鄙不文。然以多金。故交遊盡權貴。性殘暴。復孔武。有力。人有擗其怒者。輒手殺之。鄉曲間。聽其武斷。莫敢與較。韓每欲一儆其惡。會楊強奪細民。女爲妾。其人泣訴於韓。韓卽爲之具辭達。色慙。率漠然觀之。韓忿然曰。一姪之貉。不可。以理喻也。乃使其客夜劫楊。至數其罪而剗之。且迫令願。送女歸楊。見客黑夜越重垣。負重而馳如風捲。秋葉心駭其異。懦懼不敢。

抗而韓好義之名。遂赫然震邇。四方之騷。仁慕義者。多歸之。韓名日盛。上憲疑其不軌。密勅地方官吏監視。行動楊得訊。以手撫鼻。曰。吾將報此恨矣。乃以千金賄某大吏。諷邑宰。指韓爲圖謀叛逆。摺上清室。深忌任俠之流。立命全家棄市。當吏械繫韓妻孥。時忽一彪形大漢。闖至。以手擊囚車。立碎。泣向韓曰。事急矣。請爲君存。後以圖報。復言已捨其懷。中幼子登屋。而逸。吏中有一二鷙悍者。攘臂。

襲之。瞽眼間白光一閃。刃未血而吏首已斷。  
楊聞之。知爲曩日刲己之客。恐受其害。乃聘  
勇士求客與韓子甚急。韓子方三歲。號獅兒。  
客則不知其爲何許人也。

待兒成年後。我自來教之。仇可復也。言已解。  
兒置案上。反身一躍而逝。姐無所出痛韓氏。  
之冤。壹意撫兒。兒長厖然若獅。呼姑爲母。而  
一段破家歷史。則猶未之知也。

韓有胞姊。適湘中王姓。年五十。早孀。家清貧。  
以織自給。一夕機聲軋軋之際。忽窗簾微動。  
一偉男子立其側。淒然曰。韓氏爲仇家所陷。  
遭滅門矣。幸自虎口中奪出。此一綫弱孤然。  
鞠養之。枉笄莫屬其父。於我有蒙養之恩。  
流命兒執弟子禮。瀕行。姐揮淚送之。曰。兒

去。當。專。心。求。藝。毋。負。我。十。年。辛。苦。也。兒。不。解。  
快。快。從。客。行。所。經。之。處。皆。懸。崖。絕。壑。人。跡。罕。  
至。及。抵。所。居。則。僅。茅。舍。數。間。植。立。於。削。峯。之。  
上。四。圍。長。松。千。尺。聳。入。霄。漢。遙。望。家。鄉。不。知。  
隔。斷。幾。重。山。水。也。兒。甫。至。客。卽。以。匕。首。授。之。  
曰。此。境。遠。隔。人。寰。難。尋。煙。火。汝。持。此。饑。則。獵。

間。俗。手。皆。非。汝。敵。吾。久。有。終。南。之。約。以。汝。故。  
夕。鍛。鍊。不。懈。又。年。餘。盡。得。其。妙。將。遣。之。獅。兒。  
請。習。吐。納。運。劍。諸。神。訣。客。曰。汝。非。此。道。中。人。  
習。之。不。惟。無。益。反。足。以。賣。禍。技。止。此。可。矣。世。  
間。俗。手。皆。非。汝。敵。吾。久。有。終。南。之。約。以。汝。故。  
遲。遲。至。今。今。將。行。矣。汝。亦。可。就。此。歸。省。吾。最。  
後。猶。有。以。教。汝。者。惟。一。孝。字。不。可。忘。獅。兒。睡。  
唯。受。教。收。拾。作。別。客。送。之。樹。下。師。弟。之。情。戀。  
戀。各。不。相。捨。淚。眼。互。看。之。際。忽。風。嘯。松。林。一。

虎。咆。哮。而。出。客。喝。曰。虎。可。刺。獅。兒。出。七。首。擲。  
之。虎。仆。客。喜。曰。獅。果。能。殺。虎。也。復。厲。色。曰。孺。  
子。歸。詢。汝。母。汝。邑。中。有。人。如。虎。者。必。殪。之。此。  
卽。我。勤。勤。教。汝。之。一。番。苦。衷。也。獅。兒。茫。然。不。  
知。所。謂。方。欲。請。其。詳。只。見。劍。光。一。掣。清。風。徐。  
徐。人。聲。俱。杳。

獅。兒。歸。媼。已。劇。病。在。牀。見。兒。至。喜。曰。兒。歸。乎。  
吾。夕。死。可。矣。獅。兒。聞。老。人。沈。痛。之。言。泣。下。曰。  
遊。子。遠。離。數。年。使。母。失。晨。昏。之。奉。兒。罪。大。矣。

媼。苦。笑。曰。兒。真。以。我。卽。兒。之。母。耶。實。語。兒。我。  
非。兒。母。乃。兒。姑。也。獅。兒。駭。曰。然。則。兒。母。爲。誰。  
媼。慘。然。悲。不。自。勝。嘆。息。良。久。始。振。其。一。息。殘。  
喘。悉。舉。十。年。前。事。告。之。且。曰。我。曩。日。之。不。汝。  
語。者。以。汝。年。尙。稚。而。藝。未。成。汝。力。不。能。輔。汝。  
志。無。益。也。今。幸。汝。父。母。九。京。有。靈。佑。汝。成。立。

又。得。異。人。傳。授。造。就。一。副。好。身。手。韓。氏。奇。冤。  
諒。不。終。沉。海。底。惜。我。風。燭。餘。年。將。日。暮。死。不。  
及。見。兒。……言。至。此。一。陣。傷。感。喉。中。如有。物。

截住。有頃。沾沾然。遂不能復續其音浪矣。獅兒大慟。始恍然悟其師刺虎之訓。感姑十年。撫養之恩泣血居喪。一如子禮營葬後。卽棄湘而鄂。時洪楊亂作。東南半壁河山已成玉碎。荆楚之地悉歸太平軍掌握。獅兒旣至鄂。訪其舊廬。則荒園錯落。遍生禾黍。望見仇家宅第。地接南山。垣連北斗。樓台棟宇之盛。儼然。侯伯詢之。路人曰。此楊將軍家園也。先是太平軍乘破竹之勢。進逼武昌。楊恐城陷之。

日火炎。崑山玉石俱焚。因齋金造營通款。復起家中壯丁。作內應。城破天國。錫之以爵勅。命戴甲從軍。楊頗彪悍。當湘軍未出時。楊每戰皆捷。遂以軍功授將軍職。賜第金陵。聲威喧赫。鄉里側目呼將軍。而不敢名。獅兒得其究竟。哭奠於父母之墓。誓志復仇。卽日買舟順流東下。及抵江寧。見天朝將士同室操戈。士卒驕橫無紀。人民流離。載道喟然曰。朝政不修。民怨日甚。豈能創業垂統。胡虜之運。其

未終乎以城內行旅往來稽查甚緊乃居於去城數十里外一古刹中日則隻身入城探楊行止以圖乘機狙擊無如楊每出所經之處持戟荷戈者夾道鶴立車水馬龍疾馳如風獅兒恐搏浪之錐誤中其副不敢輕試一日悒鬱無聊脚蹰曠野忽一武裝女郎挾弓拾矢躍馬過其前從者十餘輩皆軍服女郎年甫及笄明眸皓齒然姽婳中兼具英氣勃勃揮鞭顧從者曰今日必獲十禽而歸從者

皆隨聲訛之獅兒揣其必往前村圍獵欲一睹其藝健步隨之果見女郎馳騁場中矢無虛發未幾一狡兔潰圍出女郎縱馬逐之兔起伏盤旋甚速弓數張均不能命中獅兒傍觀久不覺技癢出懷中鐵丸以手彈之兔飲丸立斃女郎倉卒不知彈之所從至秋水盈盆扭頭四顧見獅兒立數百步外望之微笑驚爲神手乃以免報之曰方今天下多事君挾此絕技足取青紫如拾芥胡不一投班氏

之筆而破萬里之浪哉。獅兒愛其談吐無脂粉氣，從容謝曰：大丈夫各有懷抱，區區之志所期不在封侯耳。女郎深贊其論，酬答間一騎飛至，呼曰：老將軍來矣。女郎即策馬去遙見塵沙雲起，一簇人馬擁一老者喝叱而至。及近，獅兒舉目視之，卽其不與其戴之楊怒髮逆指，懷刃而前，逡巡有頃，終以戒備嚴密，不得逞望，然將去忽前騎馳來，傳將軍令導獅兒往見。獅兒料逐堯者必其女，竊喜有

機可乘，欣然從之往。見甲冑層密中，楊掀鬚危坐。女郎佩劍立其右，獅兒入楊願。女郎哂曰：卽此豸乎？女郎笑點其首，謂獅兒曰：吾父有白馬錦袍各一，以賜今日軍中獵獲最多者。君亦愿一戲乎？獅兒應諾。楊卽下令合圍，一時鼙鼓鬨鬨，爭逐者衆。楊獨注目視獅兒，只見獅兒徒步迅躍，兩手發彈，上落飛鳥，殞奔獸彈連貫如走珠。楊大駭，舌吐不能入。獵畢，獅兒所得竟倍於衆人之半，卽以袍馬。

賜之。獅兒身衣錦袍，美如冠玉。楊稱羨不已。詢及邦族，獅兒詭稱皖籍。吳姓國亂家破，漂泊無歸。楊怒之曰：我愛孺子，盍從我去？獅兒佯頓首謝私忖曰：賊今休矣。

楊無子妾生一女，以得之晚號晚珠。女兒姣小，膝下承歡。楊愛之篤，不忍以女視之，稍長，嫁庶不使其抱隨鴉。之恨顧帳下健兒多驚，即使之習騎射。晚珠尤好劍，十四歲時見一老僧背劍過市，青鋒三尺，光灼如鏡。心羨不已，捨將巨金求之。僧笑曰：此劍因人而售，非因

價而售。晚珠奇其言，請師事之。僧遂留其府中，指點精微，閱數月，晚珠悉能領略。僧亦自去。後楊有客，嫋於劍術，觀晚珠舞劍，驚曰：此少林正宗也！楊益喜，嘗誇語人曰：吾家女本

蘭勝他人。豚犬多矣，將來定爲之擇一快婿。庶不使其抱隨鴉之恨。顧帳下健兒多驚，鈍貴家子弟悉紃袴。楊皆摒其非偶。獅兒既

輩督師出湘，長江上游告緊，楊奉命出防禦。

兒。請。從。不。許。遂。不。得。不。暫。借。仇。人。之。穴。作。棲。  
身。之。所。楊。晚。年。極。嗜。奢。淫。府。中。妖。姬。艷。婢。以。  
數。百。計。每。值。良。辰。令。節。張。華。綺。設。瓊。筵。綠。珠。  
行。酒。碧。玉。吹。簫。但。見。鬟。鬟。釵。影。光。照。離。離。金。  
管。歌。聲。風。傳。細。細。樓。台。處。處。院。落。重。重。居。其。  
中。者。無。不。銷。魂。蕩。志。疑。爲。漢。家。溫。柔。鄉。也。獅。  
兒。度。此。安。閒。歲。月。常。如。芒。刺。之。在。背。終。日。感。  
感。無。歡。容。晚。珠。性。和。靄。規。獅。兒。如。家。人。兄。妹。  
尤。劇。憐。其。身。世。淒。涼。恆。婉。言。慰。之。強。使。歡。笑。

未。幾。獅。兒。因。傷。慟。過。深。偶。染。時。疫。二。豎。纏。綿。  
發。瀕。於。死。晚。珠。率。婢。侍。側。藥。必。先。蓄。紅。顏。爲。  
阿。郎。憔。悴。殆。盡。沉。疴。卒。賴。之。以。起。獅。兒。感。其。  
德。俠。腸。中。一。縷。情。絲。不。禁。爲。之。牽。里。英。雄。兒。  
女。相。愛。相。憐。繾。繾。之。深。蓋。有。甚。於。真。個。畫。眉。  
者。顧。獅。兒。雖。墮。身。情。場。仇。讐。之。念。終。未。一。日。  
去。懷。一。夕。皓。魄。當。空。獅。兒。獨。倚。欄。杆。憶。父。母。  
九。泉。含。冤。不。覺。悽。然。淚。下。適。晚。珠。亦。至。見。獅。  
兒。有。淚。容。詰。之。獅。兒。給。之。曰。吾。惜。此。易。殘。之。

圓圓耳。晚珠亦有所感。黯然曰。月圓月缺。乃天地盈虛之數。卽缺終當復圓。惟世事滄桑。莫憑意計。但不知此皎皎蟾光。能常照我等相聚於一處否。言已。以目偷視獅兒。若俟其答。獅兒終低首。默默無語。迨晚珠去後。始喟然曰。佳人慧眼憐才。我非木石。能不爲動。但大義所在。我終不免爲負心人也。

天國自定鼎封功後。諸王內訌。前敵將士。咸無心。遼戰。湘軍乘勢。以水師收復長江各省。楊遂奉詔還衛金陵。獅兒知金陵已成孤立。之勢。僅能苟安。旦夕恐一旦清軍臨城。不及。剝刃於仇人之腹。則于秋後世誰能諒我。於是圖刺之心不可。終日緩楊歸之次。夕府中姬妾備酒爲楊洗塵。獅兒亦爲楊招之入座。席終。楊命晚珠挾之歸寢。獅兒卽暗躡其後。伏於室外。自窻隙中窺之。楊方擁晚珠於懷。爲其女理額上之髮。晚珠亦爲其父拂項下之鬚。獅兒此時意良不忍。既而自忿曰。汝亦

有父汝父何在卽自懷中摸七首出戛然一聲破窓而入直穿楊喉晚珠急拔劍掩護勢已不及卽持劍躍至室外見獅兒立窓下駭曰君胡在此貞刺客否獅兒曰刺客在室內與卿共入捉之言已踏步入見楊以手捧喉際臥地蠕蠕而動目猶未瞑獅兒對之呼曰將軍猶憶當年韓孝廉全家被陷之事乎吾卽其幼子獅兒也楊一駭而絕晚珠聞言大慟曰然則殺吾父者卽君也君殺吾父將何

以處我獅兒淚零不知所對晚珠號泣有頃謂獅兒曰君復父仇義也我亦不敢仇君然我以愛君故使君得近吾父而殺吾父是吾父之死吾實誤之君能爲父殮仇我反爲父致仇我無顏以對吾父更無顏以對君言至此引劍自刎白刃無情紅光頓湧一縷芳魂遂追隨其父而逝獅兒撫其尸痛哭曰吾曩日病危時非卿藥我則我已委溝壑卿於我有再生之恩我終當有以報卿也翌晨府中

大亂及天王下詔嚴索，則獅兒已割楊首而遁。獅兒攜楊首歸奠其父，後亦以七首自殺。

或謂其卽所以報晚珠云。

### ○眼的俗語

趙昌燕

失眼。眼中釘。眼福不淺。有眼無珠。  
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識泰山。情人眼裏。  
出西施。張開眼睛交朋友。

### ○家庭諺語

范菊高

恩愛夫妻不到頭。有錢難買子孫賢。  
兒孫自有兒孫福。好花留與子孫看。  
清官難斷家常事。生男何如生女貴。  
老來無子苦黃連。諸親百眷莫輕求。  
子孫祇怕敗門風。少年夫婦老年伴。  
走盡天邊是娘好。遠親不及近鄉鄰。

清末造。四川總督某公派知府知縣各一人赴奉天商議要政。至後政界諸要人爲之接風設宴於某妓家。席散後復作竹戲。并設鴉片。斯時奉省烟賭皆在厲禁時期。然以座上主人皆係要津。且有本區巡警區官在內。決不慮有他虞。不意該區巡官某向與區官不睦。時思中傷之。聞斯訊。卽集合警士多人前往查拿。警士有難色。某巡官嚇以嚴詞。且謂有禍。一已承認。警士不得已。同往弋獲之。各束以麻繩。由肇事處至警察分區。本一望之遙。某巡官以爲不足洩憤。乃將全案人犯牽遊大街。使衆目共覩。然後押於看守所。事爲巡警總辦所聞。急用電話提案至總署。一一私縱之去。某巡官親見總辦謂此案之功應歸己。一人請總辦提拔。總辦怒極。連蹴以足。而逐之。次日某巡官與區官一並撤差。

心 吾



東方亞森  
羅蘋奇案 古畫

何樸齋

星期日的晚上那薛摩里路一百四十三號凡就是那天民夫人靈去也不禁喜極而哭的宅子裏大開宴會那主人姓戴名字叫做仁山原來他的兒子天民在法國留學了八年剛纔在昨天回來講到仁山的年紀今年已經六十三歲了鬍鬚也已花白祇有這個獨生子眼見得兒子一朝還鄉固然歡喜非

伊想丈夫在前八年出門的時候剛祇結婚三月這幾年的閨閣悽涼簡直同守寡一般現在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番相憐相惜的情況所以今天的宴會一來是替天民洗塵二來是同天民的一班故舊暢敘一番這天到

的客人不下三十多人。客廳中間點着了汽油燈，照得格外明亮。地上鋪了厚絨的毯子，潔淨無塵。那客廳的正中却掛着一幅唐宋如畫的山水立軸，兩邊掛的是仇十洲屏條。四幅這幾幅畫都是真跡，在現在的時候可算得希世之珍了。因爲那仁山愛畫成癖，收藏得很廣。今天宴會特地掛出來給人家賞鑑。那時衆客看了，沒有一個不擊節稱贊的。仁山也掀髯微笑，似乎膺了莫大的榮譽呢。

當時天民同妻子靈芸殷勤招待，請大家坐席。以後就開懷暢飲起來。吃了回席，有個天民的同學叫做衛司林發言道：我們同天民兄闊別了八年，覺得天民的風采遠不及從前。一來是留了鬍鬚了，並且雙頰也瘦削了許多，就是態度也不如從前的活潑，不是我斗胆的說一句，今天要是我請客，天民惠然而來，我一定認做生客，說不定還要擣之門外呢！天民不覺哈哈大笑。那時又有

一個客人叫白爾金的笑說道老林你又要胡說了要曉得這博士的頭銜原來是不容易得到的呢戴博士刻苦用心神已瘁加之新婚遠行未免抱着離愁有了這兩種原因自然不如從前的神采飛揚了說得大家都笑了最難堪的是天民夫人頓時紅漲了臉一言不發後來衛司林又說道今天這樣的盛會實在是難得的我想喝悶酒太覺乏味不如請天民兄談談巴黎的新聞我們可

以新耳目也可以做下酒的資料不知諸君以爲怎樣大家都道贊成！贊成！這時天民慢慢的從座上站起來道我同諸位分別了許多時候不但老林所說我的面色已形老態我看各位也都有蕭索的氣象光陰過得這麼快那頹唐的境界誰也逃不過的至於我在巴黎八年所看見所聽見的事情很多着咧一時也來不及細講現在我講巴黎最近的一樁事情給各位聽罷大家一陣

拍手拍手後靜悄悄地等天民開口天民繼續說道各位可曉得近來法國巴黎出了一個大盜嗎這大盜叫做亞森羅蘋他的手段

真利害犯的案子也算不清了那一班鼎鼎大名的偵探都被魯賓玩弄得同孩子一般後來竟偃旗息鼓的不敢同他對壘了可是他對黨裏的人有個命令任你在什麼危險的時候從不許殺人並且有的時候羅蘋也肯周濟些貧民所以社會上的人還多數肯

的案子

天民說到這裏拿起一碗茶來喝了一口又說道那一天是雷那公爵家裏開化裝跳舞會那一班政界商界的大人物差不多到了大半真可算得盛會哩那珠光寶氣照得閃光萬道最特色的公爵夫人瑪麗胸前帶的鷄心寶石據說這塊寶石值價十萬法郎

那時有一個扮日本武士道的人同瑪麗跳舞。跳舞完了就攏了手到園裏去。這時台上又有一對兒跳舞了一個是扮男孩模樣背了書包一個是扮的女孩。大家看了不禁拍手大笑。笑聲纔罷忽然有一種尖利的聲音直刺入衆人的耳鼓裏來。第一個聽見的就是雷那公爵。他聽得很清楚知道這聲音是從園裏來的。他跳起來就向園裏飛跑。那許多人也驚慌的跟出來。公爵趕到園西面的噴泉旁邊遠遠地看見一個婦人。扎手縛腳的橫在草地上。嘴裏還不住的喊捉賊呢。公爵走近一看不是別人却正是瑪麗。這時後面的許多人也到了連忙七手八脚的替伊解了縛。公爵問道究竟怎麼一回事。瑪麗驚醒了。纏斷續的說道劇賊……寶石……

……休息室裏……公爵一看瑪麗胸前的那塊鷄心寶石沒有了。心裏明白喊了一聲。大家跟我來就飛也似的奔向休息室裏去。

緩踏進去果然看見扮武士道的那個人站在那裏公爵一個箭步跳過去把那個人一隻扯住嘆！那裏有什麼人不過抓住了一件衣服再一看時公爵暗暗的喊聲慚愧你知道是什麼原來是一個石膏像那件衣服穿在石像的身體上看上去差不多像個人那衆人中有一個人眼睛最尖利喊道你看這石像上不是寫着亞森羅蘋麼倘然是他這寶石也不必去追尋了就是去請了偵探也

是無益的正說着外面有一個人趕進來道亞森羅蘋我剛纔親眼看見他從這裏出來一直到吸煙室裏去的現在還沒有出門呢於是大家又躉擁到吸煙室裏來公爵把門紐一拉已下鎖了連忙喚人拿鑰匙來開了門進去一看那裏有什麼羅蘋但是公爵很信他還在屋子裏就從袋裏掏出手槍大喊道「亞森羅蘋在那裏」有一個人也大聲的回答道「亞森羅蘋在這裏」

當時衛司林許多人聽戴天民講述法國亞森羅蘋聽得津津有味正講到公爵喝問亞森羅蘋的時候陡然聽得有人回答道「亞森羅蘋在這裏」這一聲不打緊把個戴天民同許多人嚇呆了仁山更是驚惶天民起初還當是那個客人的俏皮話後來衛司林道我聽得這喊的聲音好像在客廳的後面天民纔知道喊的人並不是客人中間的呢靈芸道客廳的後面一定是貯藏室了白爾

金道我們去看了再說當時仁山父子領路大家也跟到貯藏室裏靈芸把電燈開了却沒有人那衛司林忽然在地上拾起一封信來道天民！你看這封信不知從那裏來的真咄咄怪事呢天民接過來拆開念道

仁山老先生！我很喜歡搜羅書畫但是總沒有得到佳品我看見你客廳中間掛着唐六如同仇十洲的真跡不覺羨慕起來並且我將要替家父祝嘏想問你借了

也可。以。點。綴。點。綴。淮。明。天。晚。上。十。點。鐘。親。  
來。領。取。請。勿。見。拒。那。就。感。激。不。盡。了。

東方亞森羅蘋魯賓

天。民。念。完。氣。得。仁。山。面。色。頓。時。發。青。天。民。還。  
不。知。就。裏。詫。異。道。什。麼。中。國。也。有。亞。森。羅。蘋。  
的。足。跡。他。幾。時。打。從。巴。黎。到。這。裏。的。大。家。都。  
笑。了。還。是。衛。司。林。說。道。你。剛。纔。回。國。也。難。怪。  
你。原。來。我。們。上。海。也。出。了。個。魔。王。叫。做。魯。賓。  
因。爲。他。的。手。段。很。不。弱。於。那。巴。黎。的。亞。森。羅。

蘋。所。以。自。己。稱。東。方。亞。森。羅。蘋。你。看。這。信。上。  
的。署。名。就。可。以。明。白。了。天。民。果。然。再。拿。那。封。  
信。看。了。一。看。不。覺。點。頭。這。時。衆。人。中。有。個。叫。  
做。施。惠。生。說。道。我。看。不。如。老。老。實。實。的。給。了。  
他。罷。他。早。晚。終。要。弄。到。手。的。仁。山。漲。紅。了。臉。  
噏。吁。吁。的。道。我。喜。歡。畫。比。性。命。還。利。害。他。要。  
我。命。我。就。送。給。他。不。值。什。麼。他。要。我。畫。却。鬱。  
死。不。願。的。我。現。在。已。決。定。了。天。民。忙。問。道。怎。  
樣。仁。山。道。我。拿。畫。藏。在。書。室。裏。的。機。關。櫃。裏。

再去請私家大偵探鮑爾文來看守了任魯賓。有多大本領也不濟事呢。大家聽了都說。這個辦法却很是周密。就出來到客廳上幫著天民把幾幅畫卷好了預備藏起來。這時鐘上已敲了十下。大家起身告別衛司林。還安慰了他們幾句纔辭別出來。

壁帶笑道：天民兄，我辦魯賓的案件已經幾次了。什麼鑽戒案呀一萬元呀，却總被魯賓占勝。我委實佩服他的機智。我辦案十多年，從沒遇見這樣的勁敵。天民道：他竟這麼了得。可是警署裏也毫無法子嗎？鮑爾文正要回答呀的一聲，門開了。仁山挾了五軸畫走進來，喊道：鮑爾文先生！你看我把這幾幅畫放在這裏一定千穩萬妥的了。鮑爾文坐在沙發上，拿手指彈去雪茄烟灰。同天民走了過來，看仁山在書櫈旁邊的牆

壁上拿一個照像架揭開了裏面就顯出一個電鈕來。仁山把電鈕一捺那書櫃的門頓時開了。鮑爾文很為驚奇。天民就幫父親把畫放在廚裏。仁山再把電鈕一捺門關了。仍舊拿照像放好。鮑爾文又稱贊道：這樣巧妙的機關，纔是天衣無縫呢！說時大家坐了下來。鮑爾文問仁山道：請你把昨晚的事情告訴我。仁山對天民道：你說罷。天民就把昨晚宴會的時候怎樣講法國亞森羅蘋怎樣譽

賓應聲而出。怎樣在貯藏室裏發見魯賓的信。鮑爾文笑道：這叫做無巧不成書。魯賓也太惡作劇了。就要了那封信看了一遍。忽面搖着頭道：現在畫雖然放好，但是魯賓很狡猾，恐怕還很可靠。況且魯賓的脾氣我是曉得的。他說得出就做得到。所以今天晚上他一定來的。我想晚上到警署裏去喚兩名巡警來看守了門口。我再同天民兄在屋子裏等着。任他插翅也難飛進來的了。仁山詞

天民也稱贊鮑爾文的辦法完善歇了一回。鮑爾文起身道我還有些勾當晚上再來罷。仁山父子送出了大門纔握手道別。

天民的夫人靈芸原是一個很敏慧的婦人。伊看見丈夫回來後喜歡得什麼似的可是不多幾天就有一個可惡的魯賓來廝混弄得天民心神不定那閨房中的樂趣自然也減少了幾分今晚聽得魯賓要來盜畫天民去看守伊想橫豎一個人冷清清地也很乏。

生。喚。了。兩。個。巡。警。來。已。經。派。他。們。看。守。了。書。室。的。門。口。現。在。我。們。吃。了。晚。飯。也。可。以。預。備。了。當。時。天。民。就。把。靈。芸。要。同。去。的。意。思。對。仁。山。說。了。仁。山。還。沒。有。回。答。鮑。爾。文。道。再。好。沒。

有。你。們。夫。妻。倆。到。書。室。裏。去。靜。守。着。我。却。在。書。室。的。四。面。巡。查。不。是。更。妥。了。麼。但。是。你。們。經。佈。置。得。妥。貼。他。獨。自。一。個。在。客。廳。上。看。書。手。槍。預。備。了。沒。有。天。民。道。我。早。已。預。備。了。鮑。爾。文。就。拿。出。一。支。手。槍。來。給。了。靈。芸。一。時。晚。

飯。搬。上。來。大。家。胡。亂。的。吃。好。了。那。時。已。經。有。叢。裏。吹。着。在。這。萬。籟。沉。寂。的。時。候。有。一。個。人。

八。句。鐘。了。天。民。同。靈。芸。走。到。書。室。裏。來。看。見。兩。個。巡。警。早。已。在。門。口。守。着。他。們。就。走。進。書。室。反。身。把。門。關。上。又。把。電。燈。息。了。坐。在。椅。上。靜。等。着。魯。賓。來。那。鮑。爾。文。却。在。距。離。書。室。五。十。碼。的。一。棵。大。樹。下。伏。著。至。於。仁。山。曉。得。已。

屏息靜氣的伏在一棵大樹底下。這個人不消說得就是大偵探鮑爾文了。他看看臂上的一支夜明錶已經指在十點鐘了。他想約的時候到了。魯賓還沒有來。難道他曉得佈置嚴密？就不敢來麼？後來再一想，自語道：那是決不會的。因為魯賓最驕傲。他每做一件事，越是要冒險。他越是有興味。越是要做。恐怕我的錢太快了時候還不會到呢。他這樣的左思右想。那時候也一分一秒的過去。他不知不

覺又等了兩點鐘。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他老大的疑惑起來。就慢慢的踱過去。走到書室的門口。看見兩個巡警。仍舊舉槍守着。那甲警看見了鮑爾文。便低聲問道：鮑爾文先生。有什麼消息嗎？鮑爾文也低聲回答道：我正要問你們呢。現在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他約的時候已過。或者今晚他竟不來了。然而我們索性耐心的等着罷。橫豎過了今晚就沒事了。巡警點頭答應。鮑爾文再躡手躡腳。

的。走到。書室的窗口。拿耳朵貼在窗上聽了。一回裏面靜悄悄的一點兒也沒有聲息。他仍舊離開了書室却遠遠的看見客廳上還有燈光就知道那仁山老先生還沒有睡哩。爾文又好氣又好笑氣的是白等了一夜笑

多幾時東方早已慢慢的顯出魚肚色來。那四面的鷄聲也喔：喔：喔的啼起來了。鮑爾文又好氣又好笑氣的是白等了一夜笑的是這回魯賓竟不敢來可被我占勝了。一壁想一壁已走到客廳裏來看見仁山伏在桌上打盹那看的書也落在地上了。鮑爾文走進去輕輕的喊道仁山先生！仁山忽的站起來留神一看不禁嘆吸的笑了一聲原來是一隻大蝙蝠呢那時候過得真快一點鐘了！兩點鐘了！不一回四點鐘了再不

去鮑爾文忍不住笑了從容道仁山先生並

沒有魯賓是我呢。仁山纔揉了揉眼睛一看。也笑起來道：鮑爾文先生，我嚇極了，所以誤會到吃先生笑話，就問到底。昨晚魯賓怎樣了？鮑爾文蹤腳道：累我自守了一夜，他竟沒有來。仁山道：你惱什麼？他沒有來，纔好呢。要是他來了我的畫就不穩了。鮑爾文道：現在我們去看看他們夫妻倆罷。兩個人就一直走到書室裏來。

面已很快的走到天井旁邊替他解了繩索。從地上扶他起來，坐在椅上。那仁山也替靈芸鬆了縛。鮑爾文疾忙看那櫥門，還沒有開。那照架也沒有移動，這纔放心。但是他們夫妻倆還是左眠右倒的，沒有清醒。鮑爾文忙喚甲警進來，吩咐他去舀碗冷水。那甲警看見這樣也暗暗吃驚。他想難道昨晚真的出了岔子麼？怎麼我們一點兒沒有覺得一回兒已昏了一大碗冷水來。鮑爾文把水很命

的噴在他們面上不多一會天民漸漸的先醒過來了仁山急問到底怎麼一回事天民有氣無力的說道昨晚約摸十點鐘的時候我借窗子裏穿進來的月光看見靈芸的背後有一個黑影我也不知照靈芸就捏好了手槍看他的動作只見那人突的拿出一塊白手帕掩在伊的面上我曉得事機已迫正要扳我的槍機不料背後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握住我的手使我不能發槍我纔要掙

脫忽地我的面上被不知什麼東西掩住了。覺得一陣很難聞的氣味直透到鼻子裏來。我就立刻暈去再後的事一點兒不知道了。鮑爾文道那悶倒你們的藥水定是哥羅方。但是魯賓打從什麼地方進來的呢就喚那兩個巡警問道你們昨晚看見什麼甲警。道我可罰誓那門口是沒有一個人進來過。乙警道我連一點聲息也沒有聽得鮑爾文再把窗上的鐵直楞仔細驗看也沒有拆壞。

的痕跡連聲道怪事！怪事！這個時候靈芸打了個呵欠也醒過來了伊對仁山說的話也同天民差不多靈芸忽地想着了一件事說道那魯賓既然神不知鬼不覺的進來我看這幾幅畫恐怕已經失掉呢這句話提醒了仁山鮑爾文笑道這倒可以無慮因為我早已看過那壁上的照架似乎沒有移動呢多半是這回魯賓空跑一趟罷了仁山也不理會就很快的走過來把照移動了仍舊

照上回的法子把電鈕一按櫥門頓時開了個直喫：那櫥裏空空的五軸畫端的不知去向了仁山倒抽了口氣登時倒在椅上天民靈芸呆呆的立着像一對石像兩個巡警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那鮑爾文更加跼促不安攢眉搓手走來走去彷彿熱鍋上的螞蟻屋子裏頓時靜悄悄地半點兒聲息也沒有了歇了好一回還是鮑爾文開口道現在東西已經失掉了總要想法追還纔是這一會

事。先。要。研。究。兩。個。疑。難。的。問。題。第。一。是。魯。賓。  
果。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第。二。個。問。題。是。開。櫃。  
的。機。關。魯。賓。怎。麼。會。知。道。這。兩。個。問。題。能。夠。  
解。決。那。別。的。事。情。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據。我。看。起。來。家。裏。的。人。說。不。定。有。魯。賓。的。同。黨。  
呢。天。民。接。着。說。我。也。是。這。麼。想。仁。山。搖。頭。道。  
那。是。決。不。會。的。我。家。裏。的。傭。人。都。來。了。四。五。  
年。了。很。能。夠。忠。心。於。我。的。所。以。這。一。層。簡。直。  
拿。兩。名。巡。警。先。遣。開。了。對。仁。山。道。現。在。我。想。  
回。去。也。得。休。息。一。回。再。慢。慢。的。探。求。罷。當。時。  
鮑。爾。文。就。告。別。出。來。叫。了。一。輛。街。車。回。到。華。  
盛。頓。路。的。寓。所。去。了。

那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仁山正在看報，忽地有一個傭人遞上一封電信來。仁山在電光底下拆開來一看，急忙藏在衣袋裏，嚇得目瞪口呆，自語道：「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事！」魯賓的胆子也太大了，正要想對付的法子，忽然

然靈芸推門進來了。仁山等靈芸進來後就疾忙關上了門。從袋裏拿出電信遞給靈芸。靈芸看仁山鬼鬼祟祟的一時摸不着頭腦。也更不怠慢。疾忙看那電信是：

此間學業終了。即日束裝旋里。約本月杪。

到滬特此電達。男天民稟。

靈芸看完電信。知道現在住在家裏的是假天民。那自己的丈夫還沒有到滬呢。不禁掩面大哭起來。仁山正色道：現在家裏的假天

民。你要捉他。不要靈芸帶哭。道：那賊子是我。的仇敵。怎肯放他。仁山道：那麼你這樣的哭。簡直是告訴他。叫他遠颺呢。靈芸聽了。纔止住了哭聲。那眼淚。還撲簌簌的吊下來哩。仁

山又問道：現在那賊子還在你的房裏嗎？靈芸道：不！不多時我看見他到書室裏去的。說到這裏。忽地有敲門的聲音。仁山做了個手勢。意思是叫靈芸要假做沒事的樣子。靈芸點頭理會。那時仁山已把門開了一看。不

是假天民却是鮑爾文。仁山大喜道鮑爾文先生來得正好。現在事情變了就拿電信遞給他鮑爾文接來看看很鎮靜的說道我早已料到我不是對你說過你家裏有魯賓的同黨嗎我就疑心到他仁山問道這假天民究竟是什麼人鮑爾文笑道除了魯賓還有誰人有這胆量但是這個電信還是前天從電局裏發出來的爲什麼今朝纔到呢並且今天正是三十一日了難道天民還沒有到

麼現在最要緊的那假天民在什麼地方靈芸道在書室裏看書呢鮑爾文道這賊狡猾得很我一個人還不濟事讓我打個電話到警署裏去

鮑爾文打好電話教靈芸不要出去自己却同仁山走到書室的外面從窗裏望進去看見裏面電燈燦然但是有窗簾遮着看不见他在書室裏做些什麼就安心等着不一回警署裏派的四個巡警乘了馬車來了鮑

爾文就告訴他們今天是捉魯賓他在書室裏。巡警聽得魯賓的名字不覺打了個寒噤。但是既然來了也只得硬着頭皮跟鮑爾文到書室裏去他們剛踏進書室鮑爾文忽然發出一種悲慘的聲音道唉！他竟自殺了。嗎仁山同巡警走近了一看險些兒笑了出來。原來他呼呼的正睡着呢台上的書還攤着那巡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雙手摶了七手八腳的抬到馬車裏去可是奇。

怪那假天民只管做他的好夢再也不肯醒過來鮑爾文叮囑他們留心守着切莫中他奸計。巡警答應了立刻加上一鞭那車子飛風般的向警署去了鮑爾文同戴仁山也坐了一輛汽車隨後趕來。

那警長叫史密士知道魯賓已捉到了不敢怠慢立刻出來這時假天民已醒了巡警把他簇擁着上來史密士很嚴厲的問道魯賓你犯的案子也多了今天捉到了還有什麼。

話說那假天民揩了揩眼睛很詫異的說道。我又不會犯法什麼魯賓不魯賓你們警署裏也可以隨意的拘捕人嗎我叫戴天民留學法國還是今天纔回來的呢史密士大笑道你扮了假天民去盜戴仁山的畫但是今天仁山已接到他兒子的信了你的狡計早已給人識破魯賓你還不肯承認麼也好現在暫且拘禁了你再說史密士正要發落他恰巧外面鮑爾文同戴仁山進來了忽地那

假天民跑到仁山的面前哭道我最親愛的父親呀：我剛纔從今天回來我在巴黎拍的電報想父親也已看見了怎麼警署裏就拘捕起我來仁山起初還疑惑後來聽得聲音確是自己的兒子就把他左臂捋起袖子一看不覺也嗚咽起來道孩兒我苦了你了

一  
這時候鮑爾文同史密士只是發怔歇了好一回仁山纔道這確是我的兒子天民呢因

爲。他。左。臂。上。有。一。點。黑。痣。可。以。記。認。的。鮑。爾。  
文。覺。得。出。於。意。外。就。大。大。的。詫。異。起。來。問。天。  
民。道。你。把。今。天。到。滬。後。的。情。形。告。訴。我。天。民。  
道。我。趁。的。是。法。國。輪。船。到。碼。頭。的。時。候。已。經。  
下。午。四。點。鐘。了。我。上。岸。後。就。有。一。輛。馬。車。守。  
着。那。車。夫。道。是。戴。仁。山。先。生。叫。我。來。接。你。的。  
我。也。毫。不。疑。惑。就。拿。行。李。搬。了。起。來。坐。上。馬。  
車。那。車。子。就。飛。也。似。的。開。了。不。料。車。子。行。了。  
半。點。鐘。我的。座。下。車。箱。內。突。的。走。出。個。人。來。

我。正。要。叫。喊。已。被。那。人。用。手。帕。掩。住。了。我。  
口。我。似。乎。聞。得。哥。羅。方。的。氣。味。就。此。暈。了。等。  
到。醒。過。來。却。到。這。裏。來。了。仁。山。也。把。魯。賓。化。  
裝。盜。畫。的。事。情。告。訴。了。他。天。民。纔。明。白。頓。足。  
大。罵。魯。賓。惡。賊。當。時。史。密。士。同。鮑。爾。文。連。  
連。道。歉。特。地。用。警。長。自。坐。的。汽。車。送。他。們。回。  
去。到。了。家。裏。靈。芸。羞。愧。得。什。麼。似。的。幸。虧。天。  
民。度。量。很。大。反。而。勸。慰。了。幾。句。正。在。一。家。園。  
叙。的。時。候。忽。而。電。話。鈴。響。了。仁。山。拿。電。筒。聽。

着裏面問道「你可是戴仁山麼？」仁山答道「不錯。你有什麼事？」哈哈！你心愛的古畫承你借給我了。我這齣滑稽劇可有趣。麼。你倘然要曉得我從什麼地方到書室裏的。那很容易。你只要拿書櫃搬開了就可以看見下面的地板是活落的。從前這屋子的主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書室下的地道我是很熟悉的。我知照了手下的人從地道進來拿了古畫。但是我也拘禁了幾個鐘頭很

氣悶呢。還有一件緊要的事要表白的。那敬可愛的天民夫人靈芸我却一點兒沒有污辱他。這可以對天立誓。不過做了幾天名義上的夫妻罷了。至於這回的移花接木。因爲電信我已先看過。等天民到了上海。我纔把電信給你。我却從地道送天民到書室裏。使鮑爾文上當。不過挖苦了天民。很抱歉呢。

「仁山問道「你的名字叫什麼？」哈哈！我

的名字你還要問麼？」滴鈴一聲電話斷了。

## □割麥插禾

張碧梧

光陰過得真快。一轉眼的工夫，春光已經老去。夏至又到目前，叢樹密葉之中，時時聽見一種鳥聲，很為高亢清越。這鳥聲似乎喊道：『割麥插禾！割麥插禾！』

這『割麥插禾』鳥聲送到普通人的耳裏，既起正是一農人最辛苦的時候，却也就是最並不生甚麼感觸。惟有農人聽得，就有如報有希望的嘗兒。

王家村中有一個老農夫名叫阿大。已是六十外歲的人了。他畢生的精力都用在田事上。不談他別樣祇看他的黃褐色皮膚和枯乾的頭髮就是他在烈日下晒了幾十年的成績。他很有些福氣。老妻既在兒媳都全並已有了兩個孫子。一家三代自耕自食。沒有一些憂愁。阿大辛苦了一世。能得着這樣恬適的家庭。心中自是快活極了。一天天氣很熱。到了黃昏時候。方始有些涼風。阿大叫大

孫子端了一張木櫈放在大門前廣場上。他嘴裏嚼着旱烟管。坐在櫈上。四下裏閒看。忽然見有一只鳥從頭上飛過。且飛且喊道：「割麥插禾！」「割麥插禾！」阿大聽了這鳥聲不由得抬頭觀看。見這鳥已飛得不知去向。但「割麥插禾」的聲音還微微聽見。就將他大孫子拉到面前。問他道：「方纔這鳥喊的聲音。你可會聽見？」大孫子道：「我聽見的。」阿大道：「你可會聽出他喊的是甚麼？」大孫子搖搖頭。

阿大道他喊的是『割麥插禾』因為當這鳥喊時正是我們種田的人割麥插秧的時候。據說這鳥每年到這時候就不知從那裏飛出來。一天到晚不住的喊『割麥插禾』直到麥已割完秧已插齊他喊得聲音暗啞方纔不喊甚至已掛在樹枝上死了。我想他天天不住的喊分明是要提醒農人催他們快去割麥快去插秧莫失了時令但他因此就乘墮卽死細想起來真是可憐其實他纔

然不催到了時候農人自會去割麥插秧這樣一想他又未免多事徒然喊喳聲或是送掉性命了（農人別有見解）阿大說得很起勁但他的大孫子那能理會祇是瞪起兩只小眼睛呆呆望着他祖父撇開嘴憨笑放眼望出去不見房屋也不見樹木祇是一片麥田麥已成黃色風吹過來搖搖欲仆似乎麥根已不勝麥穗之重在這麥叢中有許多農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手忙腳亂

趕着割麥。那個王阿大也在其中正灣着腰。低着頭。右手拿一柄鐮刀。左手抓着一把麥。用力割下。隨卽將這一把麥平放在地上。再伸手去抓第二把。這樣割將過去。不多一會工夫。已割了一大片地方。看他的手段真個敏捷。他身旁有好幾個少年人都及他不上。本來他這敏捷的手段是在幾十年中練習成功的。他很迅速的割過去。頭也不抬旁邊。細裏有人說話。也不理睬。但後來聽見一個。

婦人的聲音說道：種田真是苦事。我已灣得腰痠。割得臂痛。太陽照在脊背上更覺熱得難受。我再勉強割一會。必要尋個有樹蔭的地方休息一回了。阿大聽了這話。覺得很有新奇。不由得暫爲住手。掉頭去看這婦人。看了。一眼就冷笑說道：說這話的我道是誰。原來是隔壁鄰居周二娘。如今你自然吃不下。這辛苦了。我聽說你在城裏在人家幫傭。怎麼又回來種田。周二娘趁這機會就放下鐮刀。

挺直身子道王老伯伯我原是不肯回來怎樣看來吃苦的人會得享福享福的人却受奈我婆婆說家裏人少定叫我家來幫忙但我已有幾年不做這種事此刻做起來真是辛苦極了阿大道這個自然你在城裏享福慣了自然覺得種田辛苦其實你未進城之前天天都在田裏那時何嘗以爲苦呢就拿我說罷自從出世以來祇曉得種田是我應做的事又相信吃飽穿暖就是很大的福氣所以我雖終日在田裏忙並不以爲苦這

樣看來吃苦的人會得享福享福的人却受不下一些苦的周二娘道你這話說錯了不是我享了福不願意再來吃苦委實是覺得我享了福不願意再來吃苦委實是覺得吃力支撐不住阿大道是呀俗語說得好人越不做事必然越嬾倘若你年年這樣做法包管你就不吃力像我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你的身體自必比我強壯得多怎麼你喊吃力我却並不覺得呢這就是一個年年這樣做一個幾年不做的道理一個少年農夫接

着。說道。王老伯。你莫這樣說。據我看來。我們的身子實是比不上你阿大道這話奇了。你們祇有我一小半的年紀。怎麼還是我的身子強壯。這少年農夫道。我有一個憑據。講給你聽。從前的人常有過到八九十歲。還有過了一百歲的。如今的人試問可有呢。過了六十歲就要算是長壽了。他們的身體若是強壯。怎會這樣短命。自然是趕不上從前的人了。你是從前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身子。

定比我們強壯。但是再過下去以後的人。必定又趕不上我們。壽限必然還要短。這當中是甚麼道理。我雖不明白。但我常常這般想。並以爲是千真萬確的。阿大聽他這番話。覺得很有道理。接連望了他兩眼。見他把話說完。就又彎腰去割麥。周二娘趁他們說話的時候。已走去好遠。大約是尋那有樹蔭的地方。休息去了。阿大也不再說甚麼。就再運用敏活的手腕。趕快割麥。忽見麥已割去的地面上。

上現出一個鳥影急急的飛了過去又聽見鳥喊道『割麥插禾』

天公費了幾個月適時的雨陽纔生長成熟這滿田的麥但不消幾天的人工早就將他割個乾淨這時再張眼望出去惟見滿田之中蓄着淺水嫩綠的秧針浮在水面被微風吹動蕩漾成無數細紋非常奇趣有幾處水田中正揀秧苗許多農夫雖是站在烈日之下雙腳浸在泥水之中身體上自不舒適但

人。的。神。情。都。很。快。活。他。們。以。爲。如。今。雖。受。這。番。辛。苦。將。來。定。有。很。優。厚。的。報。酬。呢。這。時。

王阿大也站在水田中將一把嫩秧分作三五莖一處插在水泥裏兩脚不住的向右方移去兩手也很迅速的將秧插下一會工夫已揀齊一方田地從旁邊望過去見秧排列成行十分整齊好似預先畫好直線和各行距離的寬窄依着插的一般阿大插完這一方田地就站直身體從褲帶上解下旱烟管

納滿一烟斗的烟葉用火燃上且吸且向旁邊田裏看見有幾個少年農夫也正在那兒忙着就喊道吳老三可以歇歇手罷時候已不早快要吃中飯了旁邊田裏有個農夫聽了這話就抬起頭來用手遮着眼睛向空中望了一眼道太陽果然正中了王老伯伯今天氣候比昨天更熱站在太陽裏晒得頭發昏最難受的就是脊背上又有塊燒熱了的鐵放在上面熱得很疼痛阿大將他的衣

服仔細看了一看道怪不得你說這話誰叫布褂雖也覺熱但脊背上並不覺痛因爲布厚了太陽的熱不容易透進去老三笑道這個我原曉得但總不相信以爲穿夏布褂定可風涼些如今吃着苦頭相信這話一些不錯阿大道穿厚布褂栽秧這是種田人的一句古話那有錯的道理祇是你們少年人大半不以古話爲然以爲是腐舊不堪專喜獨

出心裁或是一味的學時髦等到後來吃了大虧這纔相信古話到底有理這不是自討苦吃麼老三道這樣想來我們種田的人委實辛苦身穿厚布褂站在和火一般的太陽裏還要手不停腳不住的做事流出來的汗簡直和水一樣想那些有錢的人穿了輕薄的衣裳藏在高房大屋裏還時時曬熱再要搗扇子吃西瓜和我們比較起來天老爺也覺太不公平了阿大嘆了一口氣道是呀種

田本是苦事這田中的水裏都有我們身上流出來的汗和在當中換一句話說就是五穀長成好似用我們血汗灌溉的所以俗說人若不愛惜五穀是最作孽的事要被天雷打死的至于你說天公太不公平但天下真公平的事能有幾件我們祇好退一步想我們用氣力費血汗到底還有五穀收成可以養活一家穿暖吃飽還有許多人雖願意用氣力怎奈氣力無處去用就此凍餓而死我

們。想。到。這。種。人。心。氣。就。可。平。了。再。說。天。公。到。  
底。給。我。們。這。一。副。強。壯。的。筋。骨。倘。若。是。身。弱。  
多。病。不。能。種。田。不。種。田。就。不。能。生。活。那。麼。又。  
將。怎。樣。呢。老。三。聽。他。這。番。話。覺。得。是。聞。所。未。  
聞。很。有。道。理。低。着。頭。細。細。咀。嚼。忽。然。喊。一。  
聲。翻。起。右。脚。用。手。不。住。的。向。腿。上。拍。阿。大。到。  
給。他。嚇。一。下。急。忙。看。時。原。來。有。一。個。大。螞。  
蟻。咬。在。他。的。腿。上。當。即。走。過。去。幫。着。他。將。螞。  
蟻。捉。下。放。在。田。埂。上。用。磚。頭。敲。死。老。三。恨。恨。

的。道。這。水。田。裏。被。太。陽。晒。得。發。熱。痛。腿。光。脚。  
站。在。當。中。已。是。非。常。難。受。再。有。螞。蟻。來。咬。痛。  
得。和。針。刺。一。般。而。况。還。不。止。是。螞。蟻。不。知。有。  
多。少。種。蟲。呢。前。年。我。家。婦。婦。也。是。在。田。裏。栽。  
秧。有。一。條。蛇。盤。在。他。的。小。腿。上。接。連。着。咬。我。  
嬌。娘。又。痛。又。嚇。就。跌。倒。在。田。裏。後。來。因。此。生。  
場。大。病。蛇。咬。的。所。在。又。爛。開。來。一。兩。個。月。方。  
纔。全。好。這。種。事。雖。不。常。有。但。種。田。人。的。辛。苦。  
就。可。想。而。知。了。阿。大。道。我。在。這。幾。十。年。當。中。

聽見和這相近的事。很有幾件。所以我相信。種田人的腿腳是他的身體上最勞苦的部分。無論天熱天冷下雨落雪都是露在外面不管在平地上或是沙礫和水裏都是精腳走過去又指着自己的腿腳道你看我腳上的皮。又老又厚簡直和牛皮一般腿上連汗毛孔也沒有了。若無幾十年的工夫那能夠練到這個地步。可是在這幾十年當中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如今皮已厚了幾乎失去知覺。

方不覺苦。若叫那些穿鞋着襪的人也照我們這樣恐怕他們一刻也受不下老三道。我又要說天公太不公平了。我們這樣勞苦忙着種田。他們却很享福吃現成的糧食還要瞧不起我們。喊我們是黃泥腿其實若無我們這黃泥腿他們那有飯吃呢。阿大道這却是你們少年人心高氣昂聽了所以動氣。若由我看來真值不得動氣。因為我們種田的人本是在泥土裏討生活兩條腿更是常埋。

在泥裏所以喊我們黃泥腿不能算錯不過

了。

這泥未必都是黃的罷了還有一說現在這種世道越是衣服闊綽心術越不可問行爲越是不堪大半都是衣冠禽獸到是我們鄉下種田的人自食其力很覺光明那麼他們喊我們黃泥腿實是瞧得起我們我們何必動氣難道你想混入他們道中去麼阿大和老三談得很起勁直到他們家裏喊他們去吃中飯這纔打斷他們的話頭各自回家去

田裏的秧都已插齊農人可以稍爲清閒些了這一天晚飯後王阿大坐在門前廣場上打着赤膊晚風吹過來很覺涼爽吸着旱烟向他的老妻道今年的天氣還算正派雨水不多却也不少你看田裏的秧生長得很茂盛據我看來今年大約是個豐年了他妻子道是呀我也這般想本來這兩三年以來年年都是荒年今年若再荒收我們種田的人

真個要苦煞了。阿大道話雖這般說，但也不能說定禁不起半個月不下雨，就又得糟糕了。就拿前年說罷，麥收既好到十分秧也很爲生發，人人都料定是豐年。後來到了開花的時候，天就不落雨，整整二十天不見一滴。雨水可憐，滿田的綠稻都變成焦黃農人的那一顆心也隨着稻將要死了。在這二十天中，人人忙着車水，田埂上面那一處不架着水車。兩三個人伏在那根橫木上，幾隻腳不住。

的踏轉車軸，沒一刻兒停止，好似恨不得將溝中的水都車進他家的田裏。救活田裏將死的稻，但溝裏的水也不多，分散到若干方田裏，怎能穀用？溝裏早已乾淨，一滴不剩。田裏還是無濟于事。後來天雖下雨，稻已乾死不少，祇有六七分的收成。前年你已是十一歲，也幫着我們去車水，忙得你頭上的汗珠往下直滴，接連着喘氣，下氣幾乎不接。上氣那種神情可憐，又是可笑。你心裏再發

急急得飯都不吃夜裏也睡不着有時還站在田埂上對着將死的稻哭個不住哭得且很傷心其實稻死了哭有何用這纔是發獸呢他妻子道你莫笑我又說我獸那時候你何嘗不也是這樣難道就不可笑不算獸了麼阿大被他說得笑了就道老實說罷凡是這班種田的人人人都是這樣的我莫笑你也莫說我獸了他妻子道你提起這話我也想着一件事了記得去年鬧水的時候田

裏的水足有好幾尺深田埂都淹得看不出慢說是稻我們和前年一樣日夜忙着車水不過前年是將溝裏的水往田裏車去年却是將田裏的水車到溝裏去但是溝裏的水早就滿了我們費了氣力還是沒用你急得幾乎發瘋天天說要去投水尋死害得我日夜看守着你幾天未曾睡覺試問你若投水死了水就退去不成這不也是發獸麼阿大笑道你年紀雖大記性到很好居然記得這

麼清楚。但是投水尋死這個念頭並非是我  
想起來的。我是聽見別人說覺得不錯。也就  
這樣想了。總而言之種田是很苦的事。縱能  
風雨調和各種苦楚也就着實難受。若再遭  
了水災或是旱災那就更不必說了。真是急  
得要死。其實收下來的五穀好的都是別人  
享受。自家不過吃些粗糙的罷了。這樣想來  
我們種田的人真是第一等的辛苦人也是  
替世上人造糧食的人。所以世上的人都非

但不能小看我們還要非常的敬重我們呢。  
阿大說到這裏見他的大孫子捧着一個飯  
碗從家裏跳出來跑到阿大面前道我又吃  
冷飯了。你肚裏餓麼說時歪着飯碗潑出一  
大團飯來。阿大指給他看並叫他拾起道你  
怎麼這樣不當心將飯潑在地下須知你這  
碗裏的飯顆顆米粒都是從辛苦血汗中得  
來的不能這樣糟蹋趕快拾起來放在嘴裏。  
吃了他大孫子不懂這話的意思祇呆着面

孔依照他祖父的話拾起這個飯團放入嘴裏吞下肚去。阿大見他孫子很聽話又很活潑心下很爲歡喜就將他拉到面前在他額頭上親了一親這時忽又聽見一陣『割麥

快去做事如今農人事已做完不知這鳥可曾得着甚麼報酬恐怕農夫對於這鳥正如世人對於農夫雖得着他們益處却並不感激他們呢。

『插禾』鳥聲但聲音比較先前已低啞了不少並帶着哀怨之音。阿大凝神聽了一聽微微嘆口氣道割麥插禾這兩件事如今都已做完這鳥的聲音自然也要啞了但是這鳥拚着性命從早到晚不停的喊着催促農人。

華人帶孝尚白以白帽結及白鞋表示之西人帶孝尚黑以黑領結及黑紗表示之今有人帽頂白結臂挽黑紗兩式俱全可名之曰中西合璧蝶菴

雌雄劍

顧明道

方英者十二三齡之孤兒也。其母印氏有姿媚如虎。本好色之徒。上前撩撥。印氏不顧而走。如虎與其黨謀。願出重資雇印氏爲己用。且許其子同來。印氏適窘迫。遂墮其計。某夜食英無力。讀書乃佐母治家事。會其鄉有惡霸。王如虎精武藝。徒黨甚衆。無惡不作。且勾結官吏鄉人。雖苦之而無如何也。一日過印氏。汲水道旁。亂頭粗服。別饒嫵。且恫喝曰。汝旣來此。不能不從我。否則必殺。

汝。母。子。印。氏。力。不。敵。卒。爲。所。污。自。後。如。虎。間。  
日。必。一。至。或。呼。印。氏。去。印。氏。不。堪。其。命。常。向。  
方。英。墮。淚。英。亦。似。知。之。然。小。兒。何。能。爲。某。日。  
印。氏。拂。如。虎。意。如。虎。適。飲。醉。乃。亂。棒。擊。斃。之。

時。英。年。已。十。八。念。及。生。母。死。事。每。爲。之。憤。然。  
泣。下。曰。身。爲。丈。夫。孰。謂。此。仇。不。能。報。耶。秀。寶。  
每。顧。之。英。自。念。此。乃。仇。人。女。誓。不。與。之。相。親。  
後。乃。乘。間。而。逸。然。落。魄。他。方。無。以。餬。口。乃。借。  
居。某。廟。鬻。字。爲。生。某。日。有。一。頭。陀。來。廟。投。宿。  
厚。養。方。英。如。其。子。然。如。虎。有。一。女。長。方。英。三。  
歲。名。秀。寶。自。幼。卽。習。武。藝。故。精。技。擊。常。與。方。  
英。戲。嬉。如。虎。延。師。教。方。英。詩。文。英。性。聰。穎。朝。  
夕。苦。讀。數。年。後。文。章。大。進。惟。文。弱。如。書。生。耳。

子。雖。少。年。而。面。有。憂。色。且。孤。身。留。此。賣。字。殆。  
有。不。得。已。者。在。耶。方。英。知。爲。異。人。遂。嘆。曰。個。

中事難爲外人道。頭陀笑曰：「子倘實告某，或可爲將伯之助。」英大喜，告以復仇之志。頭陀曰：「子可隨我前往，閱數年，技成可以報仇矣。」英乃下拜。翌日，即隨頭陀行至陝省某山寺中。頭陀卓錫處也。自此英居寺習藝，學劍術。進步甚速。越三年，頭陀出一劍授之曰：「若技已非常人所及，可以返鄉復仇矣。我今贈此寶劍，以爲紀念。此劍共有雌雄二口，削鐵如石，鋒利無比。古湛盧干將之類也。雄者爲我。」

所得雌者，在衡山雲修尼處，尤精練。若他日見人舞劍成紫光一道者，卽雌劍也，萬勿輕與之敵。以取敗創。英唯唯感謝。無已，次日束裝拜別，下山取道，遄返故里。途次忽遇強寇，行劫。英拔劍與鬥，盜不敵，敗去。英奮勇追之，見叢林來紫光一道，飛舞而至。英大驚，思此光者殆我師所謂之雌劍耶？勉力抵禦。兩劍相觸，鏗然有聲，而紫光大若車輪，霍霍繞其頂。雄劍屢發奇響，將爲所傷，不得已呼曰：「來

者爲雲修尼乎。時紫光忽斂，則見一女子戎裝窄袖，立其前。纖腰秀項，容貌嬌麗，似曾相識。者女子見英，亦露驚訝狀。曰：君豈英弟耶？英始知爲秀寶，乃答曰：是也。若卽秀姊乎？胡在此相遇也？秀寶遂請方英至其寨，坐而細談。方英笑問曰：姊胡來此？乃爲盜魁耶？秀答曰：實告吾弟，余非爲如虎所生之女，蓋余母與令母同一受其凌逼而死者也。以力不相敵，寄人籬下，是以余幼卽從拳師習藝，惟苦。

不佳耳。頗憐惜吾弟，欲相告，則恐洩漏，見害。後見弟走嘉弟，有志故余亦私出冀，再學技，數年歸而刺刃仇人之胸，以慰吾母地下之靈。且爲地方除害。後遇雲修尼，鑒余苦志，悉心以劍傳授。不幸尼忽逝世，臨終時以雌劍贈余，謂尙有雄劍在外，須留心察訪，俾雌雄重合。尼旣死，余途經此處，爲盜所刦，余誅其魁，衆皆請余爲首。余一時無依，暫允之。不意今日遇弟也。英亦以其習藝事詳告出，劍互

相玩視。且曰。吾今能與秀姊以雌雄二劍共除之仇人。雖勇不足畏矣。秀大喜。曰。數日後當離此。余亦無志爲盜也。秀遂代盜重立一主而偕方英同返。既至故鄉。乘夜潛至。如虎府宅。躍登垣牆。見仇人方與其黨徒宴會也。英躁急。欲下爲一黨徒。會見大呼有賊。如虎急離席。奪鐵棍躍出。英舞劍前刺曰。惡霸汝識方英乎。如虎大怒。以棍猛擊衆黨徒。共十餘人。執兵器來助。而紫光一道。旋轉而下。衆

人之頭亂落。如虎大驚。察視之。見爲秀寶不覺羞憤交并。曰。若兩人今來尋余耶。英曰。來取汝首級。兩劍盤繞其身。如虎欲逃。而頭顱已飛去矣。英又破其腹。碎其身。入室搜尋。盡殺其家老幼。計數十人。始仰天笑曰。仇人已死。吾志遂矣。乃偕秀同遁。後二人卽結爲夫婦。終其身爲誅暴安良之事。綠林中無不知其名者。

余友李征漢熱血男兒也辛亥革命死於難其夫人雪琦女士撫孤守節且工詩曾作悼夫詩十章淒涼悲傷讀之淚下余以健忘僅記其半云燭燼房漸二更瀟瀟苦雨滿秋城相分萬里終有聚泉壤茫茫何處迎臘水殘山寒絲手整雲鬟不自持本欲從君歸地下何如堂上力不支而今方知是是說我卿卿餘亦哀豔動人惜已遺矣

月 脣 西風暗短檠  
丁斷愁腸燈下課兒襟半溼茹荼半世凄傷繁縝綺緒一時生渺茫絲舊山寒  
孤寡零丁斷愁腸燈下課兒襟半溼茹荼半世凄傷繁縝綺緒一時生渺茫絲舊山寒  
颺西風暗短檠  
不知人已去簾前猶說我卿卿餘亦哀豔動人惜已遺矣

水

## □ 覆水重收

張慶霖

我這篇著作還沒有下筆的時候就要先行告罪因為行文立意一則無此情理二則不合法律但是我們人類現在的性情是涼薄極了國家法律也是太沒有了所以大着胆子硬着頭皮這樣做法拚命的預備改造他一下黃伯瓊現在差不多二十五六歲了十三歲的時候他的父母就都死去他天生是個能自立的男子家中一點兒遺產都沒有親戚朋友中雖說沒有十二分感情的人不過像這樣一個可憐的孤兒去依賴他們他們斷斷不能推出去不理會的無如他深曉

得世情涼薄那寄人籬下的苦生涯是着實不好挨受呢故而決計不去尋找那些親戚朋友毅然將主權所有的半間破屋子買掉了得點些微之錢預備做個小小經紀當時那些親戚故舊看見他這種樣子大家異口同聲說這下流孩子年紀小小的父母纔死居然大胆把祖遺的房產買掉了不知要做些什麼口中儘管這樣說心中大家落得讓他買掉房子並聽說他要遠離家鄉誰願意

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留住他吃飯穿衣呢伯瓊房子賣掉了之後也不走歸親戚朋友們自己一個人孤孤淒淒跑到省城裏做了個零剪賣布的生涯起初人家見他小小年紀就出來做生意個個都想欺負他怎奈他的機謀可以隨時更變對於主顧又和藹又可親刻刻叫人家不好意思欺負他那持籌握算的本領不要說他是極力細心研究也就過密異常了從此以後人家都曉得這是

一個有道理的孩子不但不肯去欺他而且還要另眼看待他可了不得咧伯瓊真是個好孩子他半天功夫做買賣半天功夫還要到一個半日學校裏去讀書他平常吃的穿的自然是萬分節省也不過五六個年頭他積蓄居然有了二千餘金要在一個普通人家有了二千金的積蓄也算得是個小康之家這時伯瓊年紀已經二十歲了學術差不多夠得上高等畢業了但是他求學既不是

循序漸進又不是依着學級遞升所以那些學士博士的榮譽如何可以給這孤兒享受呢他時常去批發的一家布莊招牌是塊老牌子東家也是個飽經世故的人物名叫江紹祖財產着實不壞家中沒有旁人單有一個女兒他起初看見這小小年紀的黃伯瓊跑到他店裏來販買貨物覺得很爲奇怪運用他的銳利眼光觀看伯瓊也看不出個所必然來後來一共過了兩年這小主顧的身

世經過與未來的志願江老頭兒都明白了。很為賞識他極力要幫他的忙並且要叫他到自己店裏來管事如果伯瓊不願經商情願讀書紹祖也答應他補助膏火伯瓊雖是感激紹祖真正的好心腸不過他的主觀終是要自立的一介不可以取諸人是向來的目。的就婉婉轉轉謝絕紹祖紹祖雖被他拒絕但是終覺得伯瓊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好孩子得着機會終久要實實在在幫他一幫。

成他將來最大的希望其時江老頭兒的掌珠已經十八歲了比伯瓊僅小了一歲容貌生得極其平整再穿起綾羅戴起珠寶自然又要增加幾分人材我也不必用那老套的贊美句法去亂恭維他因為現在世上的美人久經絕種了只要生得整整齊齊不是鳩盤蓬首我就拿他當做美人看待閒話少說且講江紹祖的女兒名字叫做鏡芳自幼沒了母親紹祖是極愛他的因為這掌珠的關

係二十年來從未提過一句續弦的話。惟恐娶了不賢的後妻虐待鏡芳。他的心理是因為痛愛女兒並不是爲守着節義。然而女兒究竟是死妻所生的。他有了這樣心理都算一個好人。鏡芳生性嬌憨。也不知天地間事情。到女子中學校裏雖然沒有完全沾染時下壞習氣。但是那隨隨便便的心理却有了幾分。啊呀大凡一個女子沒有定見心裏隨隨

便便的彷彿在江干溜馬。可是甚爲危險咧。伯瓊到江紹祖店裏來熟了老頭子時常留住他到住室裏攀談攀談。因此也得與鏡芳會面。鏡芳心裏不過視伯瓊是個極普通極普通的客人。伯瓊是個有志氣的男子。誰知他到了知慕少艾的時間就慕起少艾來看。見鏡芳心中忽然躍跳不已。也不知存了一種什麼感想。咳總歸女子這樣東西我敢說他是個最利害不過害男子的東西。諸公不

要罪我不尊重那些未來的國民之母信口輕薄實在我是飽嘗風味着實上過這班雌兒們的大當久而久之伯瓊同鏡芳斯混熟了並不避甚麼嫌疑初不過花前問字繼而竟然月下談心了江老頭兒看着這對小兒女得意非常很願他們接近因爲自己

的女兒是個目空世界的女子那伯瓊也是個古怪孩子萬一要代他們提倡婚約那麼雙方都要反對的樂得讓他們先行自由戀

愛。然。然。再。談。結。婚。那。時。彼。此。都。無。從。假。惺。惺。推諉了哈哈像江老頭兒這樣的開通心理求之於今世做父母的怕沒有幾個罷光陰迅速伯瓊與鏡芳結識轉瞬半年他們婚約已成卜吉也有日期了忽然有一天晚上八九點鐘時候鏡芳同一個少年在一個墮落之窓的大旅館內祕密談心那男的低着頭以手支頤現出一種苦惱可憐的樣子半晌說道這是聽你的意忠我如何可以教你做

出這私奔的勾當呢。鏡芳說：「你要沒有良心說負氣話，我們還是從長商議，想個十全的主意。」纔好少年說：「除却同逃，是沒有主意的。」伯瓊那小子是你父親相信不過的人，在旁的人還可以一方面提起毀婚，也沒有什麼希奇。但是你的父親決絕不能辦到的。鏡芳嘆了一口氣，說：「這一層我也是深為知道。我雖不忿心撇掉老父，使他傷心，但是事已如此，也顧不得許多，而且婚期也要快到了。」

像伯瓊那種拘謹神情，如何比得你這樣風流瀟洒？我如嫁了他，那就真就糟了。原來鏡芳我起先就說過，他年紀太輕，心志沒有把握，所以被這浪蕩子王秀之引誘破壞了。他的純潔愛情，同他的天然貞操，至於鏡芳同秀之如何結合，如何幹那沒魂勾當，自然都是那萬惡社會操縱他們的。我也不必詳細寫這人間地獄的穢史了。在伯瓊結婚前一夕，江家是熱鬧非常，紹祖曉得伯瓊沒有不

動產業自然不勞他費心租賃房屋情願把他招贅在家中到了夜闌人散賓主盡歡再一尋找鏡芳忽然沒有了紹祖老大吃了驚素來知道女兒性情晚間出門時期是很少的而且明日就是吉期焉有今夜出門之理在城中的親戚朋友向來又是不往來的難道他……江老頭兒想到這裏即刻跑到女兒房中細細查點見他所有的細軟物件不下萬餘金完全不翼而飛了老頭兒跑出

來面色鐵青一口氣不來竟然暈絕過去大家也莫名其妙還是伯瓊心中有點明白半晌工夫老頭兒哇然一聲才哭了出來携着伯瓊的手回到內室與他開了個祕密談判說伯瓊我很對不住你那淫賤東西定是做不出下流行爲背了父夫逃走從今我也絕計不要他了拿你當做兒子重行替你娶一房家室那我也就是算完了心願說時頓足捶胸忿恨不止反是伯瓊安慰他說你老不要胡

亂疑惑。女公子是絕頂聰明的人，決不會幹出什麼不正當的事，即是有了不正當的事，他終久是要覺悟的。等到他覺悟的時候，我自有辦法。那時你老人家還是看着女兒女婿，復爲夫婦，如初就是了。現在可不要氣壞身子，也是無益。嘴翁婿談了一夜，江家也就亂了一夜。等到明天，大家都知道他家出了岔子，也就知趣不來賀喜。不過背後替他們翁婿嘆息罷了。紹祖羞怒交集，躲在家裡，不能說他孝思不匱，然而像他那種行

敢出來，到是伯瓊反而若無其事，一如平日。輔佐紹祖料理店事，三月之後，紹祖鬱鬱而病，就這們抱恨九泉而去。臨嚥氣時候，執住伯瓊的手，深陷的眼眶中含住眼淚，有氣沒氣的說：「好孩子，我真對不起你。我死後，你如離開這裏，不承受我的家產，執羹那我死後，都不能瞑目的。我那無良的女兒……」說到這裏，就沒有氣了。紹祖死後，伯瓊是節哀盡禮，雖不能說他孝思不匱，然而像他那種行

爲求之於今世士大夫中恐怕不能多得呢。第二年秋天裏伯瓊在那夜靜更深時候一個人站在門首對着朦朧月光想着從前身世同那可憐的婚姻很爲感慨忽然覺得眼前一亮彷彿有個女人影子在眼前瞥過而且影子形像又非常相熟就趕忙跟上去一望不望猶可一望伯瓊神經鼓盪心潮起落。顫聲說你不是鏡芳妹妹你怎麼這樣憔悴的呢鏡芳這時萬不料猛地跳出一個伯瓊。

來他也毫不驚懼害羞只淡淡說道別來一年已過的事情我都覺悟我也不必說對你不住話總之我萬死莫逭其罪背夫而逃氣父而死今日之來專求一拜父靈心願滿足別無他意伯瓊聽見鏡芳說的話非常沈厲悲慘曉得他已萌死志急趨前執住他的手說鏡妹既往不咎你已過的事情那野心狠子亂之始棄之終我都明白的尊翁死後我

就四方派人探聽消息如果你們戀愛終身。

白頭到老我也就放心了。倘若有什么變更，我就促你回來履行尊翁在世我與他訂的口頭誓約。你今天回來得正好。什麼都不說了。我很願你改過自新安慰地下的老人。鏡芳這時忽將死心變到愧心由愧而羞再想到從前與伯瓊的愛好不禁怨艾萬分。很命要摔脫了伯瓊的手無如伯瓊知道他要摔脫拼命的執住死也不放兩人一陣糾纏伯瓊乘勢倚着他極力安慰他拉他進門去。

就在這緊要關頭那萬惡的王秀之居然追蹤而至。他起初因為貪戀鏡芳財色所以騙他私奔及至錢用完了他本無什麼戀愛可說自然就逼他爲娼。鏡芳如何能做得到呢。所以逃將回來預備叩拜父親靈位之後就一死算了。却料不到伯瓊反肯這樣委曲求全。呢。這時伯瓊知道秀之來意不善。他神色不動等他走近鏡芳身邊舉起路旁一塊巨石照准秀之頭上打去一擊而中秀之倒臥。

道。上。伯。瓊。還。怕。他。不。死。又。拿。起。石。頭。在。他。頭。  
上。亂。軋。軋。得。腦。漿。迸。裂。當。時。驚。動。人。家。大。家。  
都。曉。得。這。事。前。因。後。果。深。以。伯。瓊。爲。不。錯。明。  
天。伯。瓊。到。法。庭。自。首。竟。然。判。他。無。罪。並。許。他。  
與。鏡。芳。重。行。結。婚。唉。只。可。惜。江。老。頭。兒。死。掉。  
了。不。能。再。見。他。女。兒。女。婿。重。訂。鴛。鴦。譜。咧。



○奇異之家庭 菊高

吳門有名黃金寶者富家子也娶妻徐氏賢慧貞靜愛情彌篤難以言喻未及十年已生十子所屬之生肖各各不同適成十二生肖亦云奇矣

卷之二  
雙俠傳

許厔父

許厔父曰昔人有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儒與俠皆上知之士也而流弊所至乃至于亂法而犯禁則固已失其儒與俠之價值也已文人無行藉文墨以歎世而陷人自古貪官污吏類屬此輩所爲滋可憾也俠則異于是彼其所由犯禁者大抵爲無行之儒一

旦作吏以三寸毛錐深文周內而陷之于法不平所積告憇無門迺欲一洩以爲快明知其犯法網嬰重辟而在所弗顧其行可誅而情亦可憫故自余論世必先有亂法之儒而后迺有犯禁之俠俠之犯禁儒者之罪也古今俠客不可以數計載之史乘播于裨官亦

既昭然衆所周知余無述焉述自勝清以來迄于今茲其以俠而犯禁者得二人筆而出之將以儆夫世之爲儒生而敢于亂法者知所戒懼焉

周虎侯蘇之徐州人生前清咸同之間幼而有膂力能舉百鈞重嘗隨父瑞金去北直爲旅客保鏢者蓋瑞金固北省著名鏢師也瑞金爲人恍爽質直語無城府以是常忤人凡鏢師初不必十分本領無行之徒名爲保鏢

實與盜連而瑞金獨否盜甚憾之欲剗除以爲快而瑞金藝高恆人數十輩非其敵盜迺集衆而謀之僥得瑞金護鉅額貨款由魯入豫伺乎界道邀而擊之以健者百人戰瑞金而分同黨十人劫貨款客衆四五人咸驚散虎侯方十齡持雙刀守于車覩盜至舞刀立劈二人皆斃盜大怒攢而攻之虎力戰不稍怯久之衆咸弗敵棄車將遁而瑞金亦力支衆寇轉戰不解凡歷六七小時客已邀得近

鎮團勇至助攻盜盜不得已咸遁去自是瑞  
金父子之名震黃河南北凡商旅往來得瑞  
金保鏢則心安逸謂可保無慮不則惶惶然  
終懼弗免盜既弗逞于瑞金欲以計取之於  
時有劇盜王某爲官中所得械繫監獄衆盜  
乃設法與之通消息使誣瑞金爲同黨王如  
其言官陸某很而貪聞瑞金富有資財得王  
供大喜立飭役拘瑞金至勒索重賄而下于  
獄瑞金怒曰吾固有錢以血汗性命換來寧

殺我弗以金錢賄汚吏陸怒卒以盜詳省而  
殺之時虎侯已十五齡矣方代父保鏢于外  
及歸父已被殺而陸以屢獲劇盜功升任府  
尹虎侯大哭數日夜哭盡血因自矢曰不報  
父仇誓不爲人乃杜門盡謝請者隻身走省  
城浼人爲狀訟之中丞某公中丞以劇盜王  
某供瑞金同黨屬實今瑞金與王俱死亦無  
能再爲復鞠遂却其狀弗爲理虎侯憤無可  
洩挾利七首走府城將伺府尹出邀而殺之

陸已聞虎侯訟己狀。又知其勇武有技術。懼爲所制。有勇士某者。府尹之同鄉。而爲衛隊長。府尹出入。常以自隨。虎侯久不得逞。怨氣填胸臆。常自哭于所宿古寺中。一日方持酒獨酌。且飲且哭。飲醉則哭。亦益縱方哭。時有偉丈夫來睨之。良久忽笑問曰。大丈夫何事。顧忌是誠弗足與語也。虎侯聞言益異之。而不得志。迺效兒女子涕泣爲也。虎侯視其人面有英氣。目光炯炯。所射處似有火星飛舞。虎侯大異之意。非常人也。迺釋盃而起。再拜。

曰。壯士何人。胡以至此。適因心弗快。致狂態。盡露爲壯士笑。可愧也。其人哂曰。我視子亦吾輩中人。所以弗憚相問者。欲爲子有所助。也。今子言吞吐如此。殊違我望。英雄作事。當磊磊落落。光明正大。子當壯年。已畏縮多所。懼爲官中之僨卒。弗敢詳言。其人哂而去。翌日復至。語虎侯曰。子爲周瑞金之子虎侯者。然乎。虎侯駭甚。方欲致辨。其人急曰。子弗懼。

吾非禍子者。第以所謀事告我。我能爲汝復大仇。子若弗信。我當告子以名。吾爲北直劍客。荅子荆者是也。與子之先人有一面緣于子。爲父執子奈何。弗我識邪。虎侯固習聞荅。大郎之名。且知爲父友也。迺大喜。悅展拜。旣已盡以所苦爲荅。告荅聞之。目皆欲裂。切齒有聲。握拳擊所倚佛座。震爲之震。荅因大聲曰。子弗憂苦我。與子父爲友。人子則我世侄也。子之事我能了之。然子宜速行。毋逗留于

此。倘有事。弗相累也。虎侯不可。曰。侄雖孱尙能敵數十人。不足爲伯助。矧我亦欲親得仇人而濺其頸血。以爲快意。事伯奈何。驅我荅。聞言點其首者。再曰。子之言孝道也。我弗敢阻。雖然今日之事。險事也。子雖有勇力。但能上陣衝鋒。與敵人角勝。負耳。若飛簷走壁。飛劍取人。則子技所弗逮。茲則我一人之力。足以了之。而亦弗須子爲助也。子即助我。亦無能爲役也。虎侯聞言。目怔。弗能語。似未滿。

于意者。聶笑曰。我亦知子意。堅蓄有薄技。非親血仇人。不爲快。旣若此。子可從我去。期以一年。我教子劍術。庶可用。斯時或能爲我助。顧問子。有此耐性否。虎侯大喜。長跽稱師。願爲弟子。役聶遂挈虎侯去。遍歷名山大川。所至。以拳術自給。暇則爲虎侯指點劍術。及諸內功。可成也。今子于外功未就。什之五已躍。躍欲自試其技。夫四海多異人。子第未遇之。一旦相交。且折汝骨而斷汝筋耳。雖然。子之仇父仇也。不可不報。吾今爲子一行。何如。虎侯復泣拜。乃從聶入魯。而與虎侯仇者。固荷。

得名師。又切于報。復習甚。舊學亦銳進。期年。能飛身躍數丈。高連劍取人首級。自謂頗可矣。請于聶。欲去魯報仇。聶哂曰。若今但得初步耳。遂自謂可用邪。吾攜子遊山水。歷崎嶇。以老汝筋骨。如此三年。則體益堅。身益輕。而爲。弟子。役聶。遂挈虎侯去。遍歷名山大川。所至。以拳術自給。暇則爲虎侯指點劍術。及諸內功。可成也。今子于外功未就。什之五已躍。躍欲自試其技。夫四海多異人。子第未遇之。一旦相交。且折汝骨而斷汝筋耳。雖然。子之仇父仇也。不可不報。吾今爲子一行。何如。虎侯復泣拜。乃從聶入魯。而與虎侯仇者。固荷。

秉府篆。有能名不久。且更邀升賞也。虎侯大喜。曰。弟子特懼彼。他去或弗爲官吏。則其跡難覓。故躁急至此。今尚在是弟子之幸也。聶笑而領之。師徒共宿逆旅中。數日虎不可耐。顧聶聶點首示意。虎侯大喜。以足跼牆。得一笑。而領之。師徒共宿逆旅中。數日虎不可耐。復請之。聶怒曰。子性何亟也。吾非懼彼。而有所遲豫。顧聞彼將進省途中。侍從簡使。若自殺之。不亦善乎。虎侯迺止。又數日。府尹果去。省師徒尾隨之。至一處夜宿。縣署三更向盡。聶先躍而入虎侯從之。匿上房之左。乃縣官人護府尹。而虎侯已刺殺府尹。啞瘖。鄉首殺。

之簽押房也。而府尹宿焉。外列衛隊數人。執刀以侍虎侯。聞內閭靜無人語。聲度已睡矣。洞大可容人。衛隊聞聲。將查閱。聶驟出。拔劍斷一人頭。割一人肩。皆仆。餘二人皆遁。其統領繼至。呼警集衆。衆畢集。縣官亦親出。救護。統領揮刀抗聶。聶怒。舞劍敵之。衆圍而攻之。聶以一身拒衆。數十人。衆莫能近。或言當以人護府尹。而虎侯已刺殺府尹。啞瘖。鄉首殺。

于外大呼曰我周虎侯也府尹不道以賄殺吾父吾故報之衆無仇于我遠散去毋許攻我攻我者死言已越窗出助聶攻衆衆死者十餘人統領尙力抗聶聶怒叱曰子以我弗能殺汝邪以汝勇有力弗忍以府尹故陷汝于死何糾纏乃爾遂出其絕技舞劍如風雨俄焉劍光繚繞護其身身不可見大笑曰勇士自愛弗傷吾徒我弗害汝也始語時聲在戰場言既但見白光一道衝天去瞬息不復

見虎侯亦揮劍殺多人躍而出署師徒相見于逆旅虎侯從聶年餘聶但教虎侯按步學藝未嘗自獻其技虎侯嘗屢請試演聶笑曰我弗能試也試則子駭爲神異自分不可幾及則志衰氣沮功力悉退矣虎侯不敢復請也及是乃盡見聶之本領相見卽趨伏于地叩頭曰吾師殆神人也弟子愚蒙迺弗知武術之變化其功能至此弟子今後弗敢以勇力驕人也聶點首者再笑曰武術所以衛身

而救人若恣勇以凌人逞技以侮世積怨既衆豈無武術之勝于我者而性命與名譽墮喪無餘矣于是虎侯迺爲父靈位哭而祭之遂復去不知所之

尼本因貌若天仙體態冷然年二十餘由贛之玉山來浙住持嚴府之淨土庵操北音極純熟聞者疑爲北人也然本因自言爲江蘇人居嚴城數年持庵務頗熱心香火大盛庵爲郡紳郁氏所建郁夫婦皆佞佛而尊禮本

因及此老夫婦相繼去世其子席餘蔭好狹邪恣爲不肖里之人稱之曰花太歲太歲久涎本因貌以父母在未敢肆至是日夕至庵

與本因周旋甚殷勤本因知其意弗善甚惡之而無術以拒其來一夕夜將闌菴門扃矣太歲至叩門守門者爲鄉嫗傳本因命言公子有事可以明日來今夜深一切弗便姑請回府太歲已醉聞嫗言怒甚大聲曰此我家庵我至而弗得啓門是何理也本因方持夜

課畢。聞言出隔門而語曰。庵固公子產納承。尊人命。住持庵務。有處理全庵之權。雖公子有命。非我允許。不得稍干涉。或公子逐我。而自持庵事。則惟公子所爲耳。太歲大怒。乘酒力。搥庵門。門岌岌動。本因亦怒。命媼啓門。內太歲太歲入。見本因。而嘻曰。異哉。師何寢之晚也。本因不答。肅太歲坐正容。問曰。公子深夜來此。有所教否。太歲弗能答。但視本因。目灼灼。弗稍瞬。備諸狎處。態本因怒甚。而念其以再居也。遂別去。復回贛之。南昌去半年。有

先人德意。未忍絕。迺駢兩纖。指捏所坐椅背。椅爲堅木製。木着指碎如薤粉。卽復捏他角。亦然。太歲大駭。酒頓醒。倉皇遁去。于是郡之人。爭相傳說。共奇本因。殆非常人也。太歲從此不敢復至菴中。而心弗能平。欲黜之。又懼其報復。將不利于己。迺造爲謠諑。以相詆毀。本因聞之。矍然曰。此僞迺蠹蟲。至于是。亦思我身可去。而庵譽不可毀邪。業已至此。我弗可。以再居也。遂別去。復回贛之。南昌去半年。有

嚴紳蔡某者。德行文章著名于時。方宦遊至此。遇本因常相往來。談禪理諸因果。本因甚欽敬之。交既厚。蔡乃漸問本因事。本因始而弗告。而蔡詰之嚴。蓋蔡生性好奇。以聞本因技。欲一知其異也。本因沈吟久之。迺太息曰。公正人可聞我事。而我事詭祕。不足爲庸俗道。使世人知之。將疑我爲何如人也。蔡矢言。力守祕密。本因歎曰。此亦無祕密之必要。公能爲我紀其事。使千百年後。知有本因。其

人以弱女子而戕殺官吏多人。此亦不足傳邪。蔡駭然曰。子果非常人也。吾益欲知子之事矣。子弟告我。我雖不文。尙能爲子傳其事。令子爲不朽之人。本因撫然曰。方外之人。與世已漠無所關。何必效留皮之豹。斤斤以名譽爲事。我適言又近于陋矣。雖然。我事可不必傳。而事有足以儆夫官邪者。播而傳之。亦益世之文也。我何姓籍何鄉。今不必告公。公仍以我爲本因可爾。我俗家亦爲政界中人。

父性骨鰨。屢以直言忤當道。當道弗能容。以  
墨悞免其職。父益弗能平。既歸籍。以酒自娛。  
酒醉則爲詩文。痛罵當道。爲豺狼事。聞于省  
省憲咸大怒。覓得父文稿。中有詆謗朝廷者。  
因指爲大逆不道。令縣捉父去。父到署。與縣  
官爭辨。曉曉不休。官弗能屈。伏親解之。省省  
委周臬鞫。問時我年十八齡。隨兩兄從父至  
省宿逆旅。道間獄耗關防甚嚴。不能得其確  
息。賴有鄉人爲撫署差弁。時時以所知相告。  
曰若曹憶之仇我者。周某王某及某某輩數

顧亦弗能詳。但知某觀察主寬。某廉訪主立  
決。早聞某進言。則消息稍佳。夕聞某主張。則  
風聲大惡。如是者歷數晝夜。我等皆惶急欲  
死。久之卒從某某等言解京訊理。我等不得  
已從之。京途中賄監押者。父子得一相見。父  
言累遭刑杖。遍體鱗傷。袒其背而示血肉模  
糊。我等大號哭。恨不得以身代受痛苦。而押  
者復弗允。余等多言。逐以出臨別。父呼伯兄。  
曰若曹憶之仇我者。周某王某及某某輩數

人也。兄出而誓曰：吾父清介而受此覆盆，有我曹一人，在决不令仇人得生。我與仲兄咸泣稍矢。于是遂入京繫刑部獄。父素寡，交遊京中罕相識者。我等益徬徨不知所出。凡又歷半月餘，而父死獄中，蓋痕死也。我等聞耗，相向慟哭，遂共矢爲父報仇。伯兄與我皆饒勇力。我幼得異人傳授，尤工技擊。仲獨巽弱，爲書生。伯兄輾轉託人領得父遺骸，使仲兄扶柩歸，且曰：弟怯而無勇，宜爲一家嗣續人。

今去可速，遷吾家易名姓，棄故業，毋爲人知。不共之仇，我與妹任之。設有不測，有弟在先人之血脈庶不由我而斬。仲兄涕泣扶柩去。我與伯兄復返省城。度仲已遷家矣。伯迺夜入臬署，欲刺殺周臬，不幸被捕，侃侃供認。弗稍隱諱，遂被殺。我急遁得脫。念父兄皆死，仇恨益深。仇人在此，而弗能報，痛不欲生。又以官中緝捕急，懼爲所得，始改爲方外裝，將乘機再舉事，而未得其便。一日抵蘇，時已晚暮。

色。四。合。擬。覓。尼。庵。投。宿。未。能。得。心。頗。焦。急。忽。  
見。老。尼。蹣。跚。來。背。負。行。具。似。與。我。同。爲。旅。行。  
者。我。迺。爲。卑。辭。前。致。訊。問。老。尼。熟。視。我。者。久。  
之。似。有。所。思。我。方。爲。驚。弓。鳥。惲。人。注。視。雖。知。  
老。尼。非。仇。人。之。債。而。心。房。志。忘。面。色。益。倉。皇。

老。尼。因。笑。問。曰。異。哉。子。何。畏。之。深。吾。視。子。目。  
有。英。光。決。非。尋。常。世。外。人。比。而。何。疑。我。之。甚。  
也。我。問。言。大。駭。幾。弗。自。持。久。之。弗。能。答。老。尼。  
則。引。我。去。至。一。小。庵。我。心。始。略。定。老。尼。蓋。庵。  
之。住。持。者。庵。中。有。中。年。尼。二。人。皆。向。余。問。訊。  
余。未。答。老。尼。笑。曰。若。曹。弗。絮。聒。此。失。意。女。子。  
中。有。難。以。告。人。者。若。曹。卽。問。彼。亦。弗。能。訴。說。  
也。二。尼。哂。而。去。余。益。驚。其。神。而。察。其。確。無。惡。  
意。視。室。中。無。人。迺。展。拜。曰。弟。子。孤。苦。流。落。他。  
鄉。未。嘗。見。慧。眼。熱。心。如。師。者。師。既。知。我。隱。叟。  
不。識。何。以。教。之。老。尼。受。拜。正。坐。弗。動。我。拜。已。  
方。揮。手。曰。起。我。將。詢。汝。我。起。老。尼。指。蒲。團。令。

坐。忽。太。息。曰。塵。寰。擾。擾。是。大。千。世。界。缺。陷。渦。

子欲以一女子爲驚人事亦已難矣我少習相人術及長益能辨顏色察人心百不一爽我視子貌有英氣而憔悴鬱損弗類常人子其有不平事蘊于中而欲報之者子志亦可欽而技力未充忍志未遂而身已被擒也老尼言已目光炯然注視我良久忱摯之意溢于面我不禁長跼于地盡以所痛苦告伏而泣至不能盡其詞老尼聞言弗語亦弗慰又久之始拉余起微哂曰予以女子身而具此

大志庸人視之將咋舌不禁老尼生五十八歲目所見耳所聞并子而八矣故弗爲怪也坐我語子昔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欲成不世之事而何器以用之乎我大慚俯首至臘面赤過耳久久弗能答老尼哂曰無傷也人孰能不學而得不習而能者今試以子之所能者示我我雖陋頗能爲汝指點而增益之我復惶愧恧然略言所能者老尼哂曰我知之矣子之技頑尼所傳也然否

頑尼者。卽我幼年所遇之異人也。我駴曰。師何以知之。老尼弗答。但笑言。子當爲我世交。頑尼者。我之中表也。我大喜。曰。不圖萍水相逢。迺爲小尼之尊長。頑師教小尼半年而死。亦工武術。能技擊。然質弗我遠。久之。遂皆居于疫。小尼以是不能畢其業。今遇師。小尼之幸也。倘弗棄。願相從。終身爲師服役。驅遣所弗敢辭。因復跪拜老尼。迺自言爲性緣。方幼時。亦以報仇殺人。而出家者。中年以後。迺得某劍客爲師。盡傳其技。今雖老。尙能飛劍取。

人於數里之外也。自是我遂居庵中。從性緣習諸技術。性緣之徒。卽曩所言中年尼二人。我下性緣。以是尤愛我。凡三年而性緣所能者。我罔弗能之。性緣喜曰。可矣。子可以去矣。我泣拜曰。弟子大仇在身。罔知所報。椎心泣血者。三年于茲矣。今當長別。願師有以示我。性緣笑曰。子晦紋已脫。此後將入坦途。三年之内。可盡斃所仇。尙何問焉。雖然。吾懼子去。

而弗得再見我也。汝師姊二人技雖弱德秉皆誠篤如汝他日有緣可助成其藝我大驚曰師奈何爲此言豈師……言未畢已哽咽弗能續其語性緣笑呵呵曰人生聚散都有定數數之所定人弗能強所貴爲世外人者以能勘透聚散問題也今子聞別我而戚戚於中此豈方外所宜哉我弗敢再言悽愴而別之日雖師姊輩弗知也我旣去蘇沿途問仇人消息始知力主殺父及兄之周臭今已

調任某省觀察其首先下令誣父大逆之中丞則爲某某兩省制軍其他自刑部舊吏及府尹縣官輩皆見在獨觀察已得病下世此人曾欲釋父向來官聲亦不惡竟以先死自常理論之似亦世間不平事也而自其報應言之則後此諸人之斃於我手其慘死之狀固較觀察爲難堪天道之處分刑賞亦甚當矣哉自是余遂徧訪仇人之居所懷利匕首淬以毒毒之所中其人弗能逾十二小時而

弗見血痕似非爲強死也此亦性緣授余余竭二年之力而始成者蓋二年之間而盡殺所仇者大小官吏七八人人但知爲暴疾死而不知皆我之所爲也最後惟留一制軍方瓶一德政事成則民享其利以故弗忍遽殺之酒待至二年之後朝議以制軍垂老召回京中我適於途中飛劍取之斷其頭侍從者大駭而防衛森嚴審仇之所自來會有它大臣同行者恐干物議惑衆聽力主祕其事

故外間亦鮮知之者方是時仇人盡死無留者我亦躊躇滿志潛歸本省謁仲兄則已三遷輾轉尋訪不可得迺祭於父兄之墓而復返蘇庵已易人詢性緣謂一年前圓寂兩師姊皆雲遊去不知所之我悽惋累日方漫遊至贛至浙冀遇師姊得報師命也至浙而病承郁紳夫婦眷注意誠摯始留爲住持不圖郁子大惡乃妄測我爲邪人以故棄而返贛今問師姊輩在蜀將往訪之迺幸與公值此

數年來未以告人者不期而盡爲公吐之人

爲同學因得聞本因事如此

生緣分固弗可測哉本因言畢蔡舌挾而不  
能下氣結而不得伸但目注本因而怔本因  
微笑促之曰世外人未能免俗說生平快事  
如許麻煩倘吾師在者不將訶我塵心未化  
也我言已盡公宜行矣如遇有緣人舉而告  
之亦足以儆世而勸人蔡悵然而歸翌日更  
往訪之則本因已行蔡懼禍僅筆記其事未  
敢揚尼死後子孫始舉其事告人余與蔡子

許屢父曰若鏢師周虎侯若尼本因皆以父  
兄之仇而戕殺官吏以逞其怨憤二人之遇  
相若其事亦相似而本因所爲尤狠暴殘忍  
過當讀本篇所記蓋未有不咋舌瞪目駭然  
色變者夫以民間男女輒敢手白刃血長官  
之頸固見小民之不可蔑視亦以知怨毒之  
於人蓄之盛而施報亦烈傳曰蜂蠻有毒而  
况人乎世之爲官長而淫刑以逞者讀此當

知所鑒矣夫

陳无咎先生史學醫學都臻絕詣詩  
格雄健無倫偶作豔體頗具嚼蕊吹  
香之致記其無題一律云十三荳蔻吹  
五新竄出水芙蓉十六長鎖鳳絕憐  
纏綴翡翠學書最喜寫鴛鴦胭脂一點  
綉拌粉螺黛三分不貼黃昨日聞娘  
提個事羞從阿嫂作羹湯鏡水生

○池上枕綠

幽步立空潭影落清虛府偶然動微  
咳一鳥戛然舉鏡面數蕩漾搖落梅  
梢雨遊魚竄又來喫嘴梅橫處對岸  
竹翻葉鳥復立修羽潭底影參差無  
聲衆綠舞靜中含動機幽意淡爾許  
我具覺禪形人禽默無語

# 井中刀

王野萃

張保是一位英挺不拔的少年。生來就很敏慧。平日最愛讀福爾摩斯的偵探案。久之。他也就自命自豪的稱爲福爾摩斯第二。但是沒有實行過他的手段。所以他雖自命不凡。而悲傷的面孔尋覓的樣子。繞着松林亂走。好。像發了精神病似的。繞走了半天。忽然停住。了脚步。對着一棵松樹上發怔。已而就爬上。

井中刀

二

樹去拿着一個東西下來匆匆去了。

三日後全鎮人民一個個都伸着舌頭措手措腳的說奇怪奇怪想不到張善人的兒子

真是一個精明有爲的少年呀

我現在先把這悶葫蘆打開。張保的父親是在這鎮上數一無二的大富翁。平日對於鎮上貧苦的也很慷慨接濟。所以張善人的稱號布滿了全村。晚年才得此一子。自然憐愛。非常了。今年寒假。張保剛從北京某中學回。

來正享他天倫樂趣。誰知人有不測禍福。一聲霹靂平地演成了一幕慘劇。

一天晚間張保的父親帶醉回來。次日大早。張保夢中只聽見他母親大叫道不好了。……隨時哭聲大作。及張保驚醒。忙趕到他

父親房中。只見他母親暈倒在地。再向床上一看。真嚇得魂飛胆落。原來一片血肉模糊。的慘狀觸到他眼簾呀。

張保一面招集族人。一面報告警署。頃刻來。

了幾個包探檢視了一回也就無頭無腦的講了幾句官面堂皇的公事話去了。

張保受此不白之冤心中悲憤萬分還是他族人安慰了一回助他們母子成喪。

內中。有位長者說我昨晚還陪他在程大家吃酒快活得了不得他還帶着酒興說什麼他就是財神菩薩如人不信可去看他床下聚有幾萬金哩怎麼今日他平空的就遭了慘禍呢張保的母親接着說我昨夜在樓上。

睡醒似乎聽見樓下他父親房中有些響動。我以為或者是他起身有事就又朦朧的睡去但是心中好像刀刺一般今天大早不由的跑到他房中一看那知他已……

張保道叔父你說的程大可是古松林前面一家屠夫麼長者道正是正是張保忙到他父親床底一看所有阿堵物皆不翼而飛了張保自聽見那位長者的話就很有些注意又見他父親的私囊盡行失去就格外有幾

分成竹他想道這分明是個圖財害命的血

案了。

第二天幾千百人在鎮上的曠場圍成一團。千頭萬項攘個不已都說今天露天開審到是一件奇事哩。

西北上人忽然洶洶的分了一條線就有十幾個警察擁着一位大搖大擺的審判官入了場中的坐位隨後又帶着一個老年人一個中年人一個少年人審判官人丹鬍鬚歪

歪的說張保你一定講程大是兇手有什麼憑證呢那少年人說我自聽見我叔父說（

說時手指着旁邊老年人）前晚他尙陪我父親在程大家吃酒席間我父親誇富了幾句又平時他從來沒有說過的床下藏金的話也就帶醉漏出我于此點就有些疑心我父親死後房中也不見行兇人的形迹我就于昨天薄暮跑到古松林想探到一點端倪以雪殺父之恨我繞着松林看了半天也沒

有發見什麼忽然一隻烏鵲由一棵松樹根旁嘲起一塊東西飛上巢去我就覺得很詫異幸那樹還不高我上去取下來一看原來是我父親的鼻烟盒是每夜放在他床頭的不覺一陣心酸再一細看兩面再有兩個血指印呀（說時把一樣黑東西呈上）

審判官頭擺了幾擺又接着聽那少年人說我于此點又明白了一層隨時我穿過松林走到程大門前只見雙門大開裏邊一點聲那中年人氣都沒有我進去一看人物俱空細察一回并無有關本案的痕跡再繞到他屋後除了一个井以外其餘都是荒地那時我正渴得很就掬了一手水一吃覺得有點腥味我把頭低下井去似有一種物件浮在上面忙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柄赤斑斑的屠刀呀（說時又由地上呈上一把刀）審判官聽至此頭又擺了幾擺咳嗽了幾聲兩眼直射住那中年人

那少年人更提高聲調說以我所見這種種

個死尸。

明明是程大聞財貪心因而下此毒手黑夜  
看不見至將床頭鼻烟盒也匆匆竊去中途  
倉卒遂遺于松林道中又懼禍發就棄刀想  
逃幸刀柄木質甚重得以不沉今人賊俱獲  
務請按法判斷於是一場血案才得水落石  
出

一人喪父卽造其弟學校中倩某教員作祭文亦不詳告其父之性情舉動何若卽忽忽辭去先生乃援筆立書數句付其弟持歸其文曰你來也

來得忙。你去也。去得忙。你也不問我。  
長和短。我也不問你。短和長。嗚呼哀。

哉伏維尙饗

淡雅

## □笑洞

幕面女郎

龔道南是一個品性高潔的女生。他在同學

漸近高小畢業了。

裏頭天資也好學問也有根底憑你是誰都可以許他是一個有造的青年。

他平日不大說話靜靜地息着學那老僧的入定人家說道南也許是宗教信仰者不成。可一個佛教的教徒麼他一年一年的過去。

却一味的憨笑着說我現在有書讀呢。他畢業以後在家裏檢了他喜歡的詩呀文。呀自修着一年……二年的蹉跎光陰如飛。

的過去道南最鎮靜不過一些沒有失望和

缺憾

受天演的淘汰了

他從小讀書最活潑可愛現在他居然安靜起來有時很難聽他的笑和談話他對着他

的書就是他唯一的安慰者他的最好的朋

友就是墨和筆了

咳像道南的處境是漸近消極了他一天一天做這刻板的工課沒有朋友和絲竹的排

遣我想不到二三年他縱不抑鬱而死也應

華會開會時他舅舅叫常遜林的是一個代表的隨員他在外面做領事足有十多年了他很誠懇的問道南的學識鄭重着說你中文有根底可以略為注重些英文將來可以出洋我看在中國一世沒有什麼好處呢

龔道南微微一笑道好了別被我媽聽見了

又累他老人家多說到麻煩呢

遜林慢慢地嘆着道可惜……道南看了他

一眼也不說什麼

原來道南是舊家庭的女兒受了新學潮流的刺激早就有飛騰的思想但是他母親因為目擊新社會的敗子太多決意不放他女兒出去讀書他鎮日價不出去倒不理會。倘然出去反倒要問到那裏去和誰一同去着。

幾時回來問個不休所以他在小學畢了業就不放他往別的學校裏去讀書唉這就是養成道南的恬退性和鎮靜態度之母了。一會兒忽然聽得竹鳴嚷着說咳你爲什麼不再讀書呢那不是最可惜的一回事麼道南舉起他的頭怔怔的半晌道你爲什麼

暑假中道南回他家鄉去有一天夕陽西下

他同他的朋友竹鳴泛棹在碧浪湖裏篷窗開得亮亮的他們都踞在船唇上掉水耍子。

那碧綠的水花嘩刺刺的四濺成了無數的圓圈兒一沫一沫的飛上身來他們笑着樂着。

讓着魂都被你嚇破了仍是淡淡的一笑。

積威之下了麼。

七

竹鳴很不忍便說道我也曉得……你有那專制的母親道南釘了他一眼竹鳴道笑話我要說是不怕的你動氣也罷不是我說你媽也太不懂事若是教他拿錢做衣服貨首飾他一心要你好最沒有不肯的道理讀書那就難了不是我說他的壞現在新世紀的人最難打破的就是這舊家庭不見你現在被那環境所迫已在那搖尾乞憐被制服的也是有的……這些……我真不忍說呀：

再進一步講他一年一年的過去希望你的將來幸福恰巧與你自己所希望的成一個矛盾律也是你肯忍心犧牲你一切教我呢。

都不管用些激烈手段那纔行。

道南冷冷道你所說的也是有理不能不感謝你待我的熱誠不過一個人在家庭之中似乎還用不到激烈的手段我生性懦弱些。

：他說到這裏浮玉山近在眼前了。他嚷道。  
一句……究竟被誰耽誤了一輩子……他  
呀浮玉塔呀我們何不到蘇灣去一趟呢快  
去呀

竹鳴轉沉吟着道我真佩服你性情好極了。  
我總覺舊家庭中做女孩兒的可憐……做

母親的辛苦了一場也未必便見了個好。他  
親就誤了。耽誤了我的實在是現在一班新  
我母親雖說不好也未必便壞我沒有被母  
親耽誤了。耽誤了我的實在是現在一班新  
文化敗子呢他到頭還是一笑。

那天際的斜陽一閃一閃在碧浪上頭發光。  
照耀得人家眼都花了。被竹鳴掉弄的清流。  
迴旋着不住的現出一道一道的漩渦到很。  
蘇公亭作無聊的遠眺他正咀嚼他聽見的。  
像道南對着人家常常慰問的笑渦。

笑

淚

六

海棠香夢館詞話

朱婉貞女士



重九後一日爲焦溪承月坡先生七十壽辰徵文海內一時名作雖多終嫌膚廓不稱惟余闋字師馮愷厂先生所填滿江紅一闋爲恰稱分際猶憶其詞曰  
籬下黃花纔過了。登高佳節携螯酒。祝公純嘏康彊。七秩舊業巾箱。奕祺清門累世稱通德。更栽培桃李滿春風。多英傑書讀遍。窗前雪早。蟢聲餐宮望隆辯。席雀鼠隱消鄉里訟。冰霜久錄神月。仙骨問年來。銅狄幾摩挲。滄桑說。

## ■ 儿女英雄

王劍舞

燕趙之地習俗尚武。曰拳師。曰劍客。昔時頗有其人。迄今鎗彈大興。英雄無用武之地。所謂拳法劍術日漸失傳。空留下許多遺聞軼事。供那些彈詞家談講的資料。彈詞家者以該諸聲調述說古今。說部如彭公案。如七俠五義。如水滸傳等。等演來。嬉。

兒女英雄

笑怒罵慷慨激昂。頗有動人聽聞處。閒嘗效其口吻戲著此篇。名之曰「兒女英雄」。一閱書。諸君看完了。他們那些名篇鉅著。正不妨藉我這篇「兒女英雄」作個消閒的餘興。比方久服珍饈。忽嘗粗糲。雖不適口。亦別有風味也。交代已畢。就此開場。

話說我書中一個重要人物姓李名剛字幼傑原籍直隸大名府人氏七歲時父死於仇隨母避在山東曹州境內那時候已是前清季年君荒於內官瀆於外橫征暴斂盜賊蜂起曹州的地勢北跨黃河南帶涑水極目平原久爲盜賊出沒之地劫鄉搶鎮時有所聞初時本地鄉民偶逢匪患還是飛急火炮的呼籲官府指望藉仗官兵的虎威保障他們全鄉的財產誰知那些久失訓練的官兵祇

曉得坐守營門一無所事一旦動起干戈眼睜睜要作那捨命的勾當人非草木誰不貪生無奈軍令如山萬難違抗祇得提心吊胆拔隊啓行及至兩方接近眼見那些賊人一個個生得粗眉暴目彪大身軀手持着明晃晃殺人的鋼刀着實令人可怕官兵到此慢說是讓他衝鋒對壘馬上殺賊就是讓他和那賊人的頭領講句話兒也恐怕上牙攻擊着下牙的的得得的未必講得清楚兵家最

重的是銳氣。賊人見此形狀知道來者並非勁敵。斯時不取更待何時。呼哨了一聲。早就如風捲殘雲一般衝將過來。官兵見勢來得凶猛。早已胸有成竹。不待交鋒。大家向後一轉。前隊作了後隊。開步就走。賊人倒也仁義。並不趕盡殺絕。官兵向後一退。立時撥轉馬頭。分散在各鄉各鎮去大行搶掠。可憐那些被難的鄉民。好不容易把官兵請得到來供給了。不少的糧草。祇賺得他們和賊人見了一

面。便自不動聲色的原道而去。如今受了這場損失。纔知道國家養兵兀自不能爲民除害。不得已自行設備。組成了一個聯鄉保衛團。不得不以資鎮攝。招選的團勇都是本地壯年子弟。白日裏各去做工。晚間無事。聚集在一處。操演些刀鎗。研究些武術。這般如此。三年有餘。果然是練得人人驍勇。個個英雄。這且不說。再說李剛。自幼長在曹州。耳接目染。久已養成好武的性質。年纔一十二歲。便自投到

山東著名的拳師鐵臂熊楊五門下爲徒三年之後盡得其傳。隨身一口單刀使動如飛。真有神出鬼沒之妙。那時保衛團依然存在。所有的團勇都具了數年的資格。平日裏比武較藝。鬥力爭強。一個個覺着英雄概世。自命不凡。彷彿是水滸傳上盧俊義史進一流人物。無端的聽見人人傳說李剛怎樣的英雄。怎樣的利害。他們心下何能服氣。無奈李剛大勇。若怯口不談。兵任你百般的挑撥祇

是置之不理。於是他們益發得意。以爲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悔不該輕信人言。誤把李剛當作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今見他。看着讓步處處謙和。分明是紙糊的老虎。有名無實。早已不再把他放在心上。一連又轉過了幾個年頭。也是李剛的本領合當發現。那一日在家閑坐。無聊。偶然到街上散步。無意中遇見許多團勇三五成羣。直向莊外出。發李剛心下詫異。暗自跟隨在後。想要探聽。

探聽他們的行徑到底爲了何事，弄這成羣動衆的勾當？誰知剛剛走出莊外，早見他們的黨羽聚集一處，不住的磨拳擦掌，是要預備廝打的樣子。此時看熱鬧的越聚越多，遠遠的圍繞了一個圈子。果然不消片刻工夫，前面來一白髮老者，年紀六旬，開外寬袍大袖，步履蹣跚，走到大衆面前，路一點首隨卽從從容容脫去長衣，向後退開幾步，對着那些圍勇，把手一拱，口中一疊連聲說了幾個

請字，可笑那些圍勇，一絲不知禮數，大家吆喝了一聲，早就躥出來一條獐獑大漢，面如鍋底，眼若銅鈴，挑蕩着高大身軀，直奔老者。前來一話不說，伸出碗口大小的拳頭，對準老者的左肋，盡力打去。只見那老者不慌不忙，等到拳臨身邊，微微的向右一閃，讓過他的拳頭，抓住他的手腕，往外一推向裏，一帶用了個順水拉舟的着數，就聽得「咚」的一聲，那條大漢已是伸直了兩腿，扒在地下。李剛

看到此際不由私下喝采正想上前替他們解和不料第二個打手早又挺身而至一來一往和那老者走了幾個來回就見那老者虛撓一拳向後便退那人乘勢撲來老者却另用一個鵝子翻身的着數躉地裏扭轉身軀右手向上一格搪開那人的兩臂左手向前一伸抓住那人的前襟輕輕的向裏一拉猛力的向外一送又聽得拍的一聲那人早昏兩眼朝天仰臥在地下話休絮再說那

些團勇接二連三的被那老者打倒七八個人數不由得一個個粗眉倒豎暴眼圓睜明知單對單個對個決然不是那老者的對手就不如以多爲勝羣起夾攻忽然一窩蜂也似的便把那老者圍圍住却不料那位老者十分了得聲東擊西攻前顧後真個是拳起時人人呼痛腳落處個個着傷一霎時把那些著名的團勇打的像大水冲了葫蘆店東一個起來西一個倒下亂七八糟忙了一

個不亦樂乎。內中原也有幾個識時務的俊傑。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妙早已偷個空子。實行了三十六着的第一條上策祇苦了那幾個粗笨漢子明知不能取勝兀自拚命直前。拿着他的強壯身軀來和那老者的拳腳作對。未後打來打去打的他們委實是有些支撑不住方纔拜了下風就此完事說起來那位老者的確是個英雄你看他以寡敵衆。以老敵強居然被他佔了上風面上却不帶

半點驕矜的神氣依舊從從容容揀起衣服向衆略一點首步履蹣跚的自歸原路想不到剛剛走出數步開外忽聽得身後一聲喊道老丈慢走李剛在此當時那老者回頭一看見是一個年幼生立卽轉過身來說道你這少年喝轉老朽莫非也要和老朽較量一個高下麼李剛見問掃地一揖說道較量二字小子自知不配如果老丈不客賜教此時天氣還早却想奉陪幾趟拳腳略助老丈

的雅興。那老者聽了李剛幾句言語說得委曲婉轉，諒來此人雖然年幼，武藝定有可觀。當場一口應承，再也不敢怠慢。彼此脫去長衣，亮開架子，對面一拱互道了一個請字。就見他二人躡高就下，躲閃擊騰的較量起來。此時那老者一面抵敵着李剛的拳腳，一面詳詳李剛的相貌。祇見他頭戴束髮青巾，顯得眉清目秀，身穿翠藍短衣，稱着猿背狼腰。一來是裝束非凡，二來是人材出衆，不由得

越看越愛，越愛越看，心下一分，拳上亂了一步，早被李剛乘勢一拳輕輕的點在肩上，便自把拳收回，另換了着數，看官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這本是比武的規矩，爲甚麼李剛好容易得着敵人的破綻，他却輕輕放過呢？這裏邊却另有一個緣故。原來李剛無意中看了這場全武行的武劇，心下非常愉快。不過狠可惜那老者的本領用來對付這一羣不濟的團勇，好似拿着斧頭敲雞蛋，未免

屈才過甚若是自己挺身出來和那老者較量幾路拳腳或者可以替那老者平添一點興致也好讓這些看熱鬧的窺一窺拳術的玄妙無如自己和那老者素不相識又無仇怨平空裏跳進場去恐怕那老者把自己當作保衛園一流人物所以他想來想去一直等到他們決了勝負之後才把那老者呼喚老回來不說比武說是請教這也是他尊敬老年的禮數至於他此時的心理一來是技癢

難熬把持不住二來是曾經受過那些團勇的挑撥此刻要在他們面前買弄買弄自己的身手却並沒有一些和那老者爲難的意思其實那位老者乃是江湖上著名的豪客縱橫南北垂四十年生平未逢敵手有時拳腳上露點破綻敵人若是猛力直攻他却另有解數反可轉敗爲勝的如今見着李剛手下留情當場讓過心下十分感激李剛不但少年英雄並且胸襟寬廓於是他又虛挑了

幾個照面。驀地裏跳出場外。口中說道。少年。且住。今日天氣已晚。如果不嫌老朽手脚拙笨。明日再行較量。如何。李剛連聲應諾。各自拿了衣服。分途而去。李剛回到家中。把適纔比武的情節一一告訴了母親。晚飯之後。走到自己房內。點起一盞油燈。獨坐窗前。想他比武時的事跡。約莫二更之後。正想舖床就寢。猛不防窗外射進一物。嘆的一聲。便把燈光打滅。李剛知道有人暗算。立時摘了壁上。

挂的。一口單刀。跳出身來。各處一看。祇見石榴樹下。站定一個妙年女子。身後斜插一口鋼刀。年紀約在十七八歲。月光之下。映照着他那美麗的面龐兒。越顯得十分冷豔。李剛不知就裏。舉步上前。正想問個究竟。誰知那個女子。更不答話。斜裏一刀撇面劈來。李剛急忙閃過。舉刀相迎。二人使得端的兩口好刀。但見寒光兩道。上下翻飛。冷氣一團往來。不定。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聽牆頭上跳下。

一人厲聲喊道瑞英休得無禮當時那女子一聞呼聲便自虛挑一刀蹤上房頭轉眼不見蹤影李剛怒猶未已刀指那人說道來者何人請卽相見一聲未了石榴樹下早又轉出一人步履蹣跚走近前來深深的唱個大喏口中說道適纔小女無知冒犯足下幸勿見罪李剛留神看去原來來者並非別人乃是日間莊外比武的那個老者不由一時喜出望外丟開鋼刀趕忙把老者請到屋內重

行點起燈盞彼此通過姓名之後李剛第一聲先問那老者和那些團友起隙的原由老者答道老朽浪蕩江湖四十年來刀鎗拳棒本來是家常便飯誰耐煩無故的和他們玩這把戲祇因偶爾無聊擺了一個攤兒賣些拳腳一者混些錢用二者想藉此替小女物色一個佳婿也是老朽一時疏忽先期未會下帖拜會他們就此尋隙挑刺的撓鬧老朽三番五次使人忍無可忍所以鬧出那

場笑話。然而藉此相識了。足下未嘗不是前世的緣法。不意老朽回到家。中誇獎了足下。幾句又把小女惹得不耐無故出來尋事。幸而足下讓他三分。不然這時候弄出事來。又是老朽的罪過了。至於小女的技藝也還看得過去。髮髻上常帶着十二口銀針。用時隨手彈去。百發百中。這却是他自己演練的本領。老朽倒有些不及他呢。李剛當時聽了。老者的言語。知道適纔燈滅的緣故。就是那銀

針的作用。又一想未曾和那女子交手以前。看他立在石榴樹下。一輪明月映照着他。那一種美麗的姿容。不由心中動了一動。隨口問道。令千金如此英勇。令人可佩。但不知幾何歲數。有無婚家。老者見問。含笑說道。祇爲此事纔累得老朽到處以賣藝爲名。想來物色一個乘龍嬌客呢。如果足下還未定婚。老朽却想托人來和府上提議此事。但不知足下肯俯就否。李剛無意中問了老者一句。惹

得他順風使舵的當面提起親來不由登時羞得面紅過耳。曉悟說道以令千金之才之美下嫁小子焉有不願之理。祇是小子上有老母不能自主再則身有殺父之仇。一日未報此身之生死未卜。有此兩端還求老丈原諒。則個老者道江湖上人講的是俠義扶弱抑強濟危救困。原是英雄本色足下有何仇不妨講來。老朽如能爲力願助一臂之勞。李剛聞言倒身下拜嗚咽着說道代報父仇恩。

同再造慢說婚姻一層但憑吩咐就是把李剛作牛作馬寢皮食肉亦所甘心。祇是小子的仇人並非別個就是曾經做過大名府知府目下致仕歸田姓聶名華的便是提起聶華那個老賊不過一懦弱之夫殺之如屠猪狗可恨那賊現有一名護院本領十分高強。小子的師傅也曾爲小子報仇之事受過那護院的重傷所以小子孤掌難鳴一身不敢前往老丈如肯相助來日願請同行老者道

攻城陷陣兵貴乎多偷財行刺人貴乎少足  
下三日之後僱用花轎一乘抬到南鄉官陞  
店內自有佳音報命老朽去矣無忘所約言  
畢作別而去三日之後果然見各鄉各鎮遍  
貼賞格上面寫的是「荳府致仕歸田與世  
無忤不意昨晚爲人謀斃身首異處慘不忍  
言刻下凶手在逃除已嚴行通緝外特懸賞  
格凡有能將凶手拿獲到案者賞錢二千串  
聞風報信因而拿獲者賞錢一千串儲款以

待決不食言」當時賞格一出閩動閩鄉人  
氏擁擁擠擠爭來觀看新聞有的說是爲報  
仇的有的說是爲財的有的說是爲姦的正  
在紛紛議論之際猛聽得三聲砲响接着一  
片鼓樂之聲衆人舉目去看祇見李剛騎着  
一匹高頭大馬後面緊隨一乘花轎細吹細  
打的抬進莊去

## 鑽圈案

天涯過客

偵探家平良南清早起床聽門上的電鈴，掀每張上的告白，卻逐條的瞧得格外真切，很得價。他平素自己是操作慣的，當下也不肯費些腦力去研究着。他曾經和下走說道：「驚動僕人便自己出去啓着門鍵，原來是一個派報的。」良南從他手中接過一份報紙，隨登廣告爲名，從中乾沒郵票，貪圖微利的。很手闔上了門。他看報的趨向，卻和旁人不同。是不少這班人沙裏淘金似的淘一背子能專電，要攔他從來不去用正眼瞧他一瞧。那得幾何呢？

這日徵求類裏第一條刊着收買鑽圈的告白：

個人如有五克臘鑽圈。倘願相讓。請移玉

至棟隆里五百七十一號半。鄙人願出極大之價格。必能使出讓者滿意。

茲有友人有五克臘鑽圈一副。願割愛出售。如有當意者。請向白爾登路六百零九號魯宅面議。說着那視線又慢慢地轉移到第二條上去。戴過的呢。他何以又肯出極大的價格呢！

當下良南露出很詫異的神色。自言自語的說道：「咦！奇呀！一個廚子賣五克臘的鑽圈。何用他何以又不去買新的。偏徵求那個人。」

洪廚子白

良南見了這兩條告白。忖道：「不先不後。一個要買一個。要賣可又是含着滑頭性質的。廣告了少不得該行使我偵探的任務。藉明真。」

相當下便按了按寫字檯上的叫人鈴早跑進一個男僕來良南向他說道給我關門我要出門勾當職務去了那男僕答應一聲跟着良南出來關門

良翁——良翁一大清早起上那裏去：良南聽這聲音分明就是下走便掉轉頭來說道原來是你我有我的任務你別斷續着我我剛才泡着上細雨前茶你自己到我家去喝一杯罷我却不能奉陪下走忙道你忙些什

麼你有任務我也有任務呢你可是見着天報上徵求類的那話兒又起了你好奇之念可是我也正爲了這個前來找你呢良南說道哦！你也注意這兩條告白嗎如此我說道你們倆同行也好我想先去訪那洪廚子你的意思怎樣下走回道我也這般想呢良南便道如此我們就進行罷

那樣隆里五百七十一號半的洪廚子正上街買辦小菜由一個娘姨領我們走入會客

室裏坐下一會兒。洪廚子拎着菜籃進來。方才那個娘姨向他說道：這兩位先生訪你呢。洪廚子聽說便衝口問我們道：你們可偷了我那五克臘的鑽圈？說着擰起兩顆又圓又大的銅鈴眼和發了神經病一般。

咦！這真奇極了。洪廚子不是登報收買鑽圈嗎？何以又說旁人偷了他的鑽圈呢？畢竟良南是偵探行家，當下便覺得他那告白極有研究的價值。很鎮靜的說道：誰來偷你的？

鑽圈呀！我們見了你。登的告白。很有些詫異。特來偵查的。你怎的這般鹵莽？洪廚子聽說是前來偵查的神致。早就清醒轉來忙說道：原來是兩位偵探先生麼？我委實因遺失了一副鑽圈。神經很有些錯亂。方才冒犯還請兩位原諒。良南道：你遺失了鑽圈。何以又登報收買呢？洪廚子道：這是我用的計策。昨日極樂天游藝場的獎券開獎頭獎是我得的。我便持券向那遊藝場去領獎鑽圈之外。另

有四箱斧頭老牌白蘭地。我將那白蘭地命人損着回來一副五克臘鑽圈卻藏在衣袋裏的鉅料回到家裏衣袋裏的鑽圈早就不知去向當下我便趕到各報館去聲明不登遺失的廣告卻登收買的廣告或者偷竊那人鑽圈的見了這報爲利所誘願意出賣那時我辨一辨式樣便可當場捉破他良南說道你領獎的時候那鑽圈的式樣可真辨清楚了嗎洪廚子點頭回道做了鬼也忘他不了。

良南又道你可知今天廣告上面還有個人出賣鑽圈嗎洪廚子跳起來說道哦！有人出賣嗎巧極了那一准是贓物了那人偷竊了我的鑽圈便去登報出賣貪圖得些重價那人的住址快請先生說給我聽我立刻去捉破他憑他再狡猾些休想逃出了我老洪的手掌良南忙止住他說道且慢這不是可以造次的事那人既然出賣我們便以買主的資格去看貨色暗中你可認明了式樣

一壁由我們瞧那出讓的神色假使是你的。我們自然另有辦法假使不是你的。你是萬不可。齒莽須知一式樣鑽圈世上正多着呢。洪廚子便點了點頭一同來到白爾登路六百另九號魯宅。

出來招待的是十八九歲的一個小滑頭和我們通了姓氏原來這人喚做魯荊山良南和他說明來意他却很慌張的將鑽圈取了出來。洪廚子見了這圈面上的筋一根根都

堅影出來良南向荊山說道這對鑽圈的主人可就是你嗎荊山忙搖頭回道是不是不是是朋友託我代賣的良南道如此可能請貴友前來當面接洽荊山現出很躊躇的神色半晌回道也好也好我便喊他來罷！說時又不放心這副鑽圈擺着自去良南早瞧出他的神色笑說道你儘將鑽圈擺着不妨我們決不至偷着跑的！說得荊山臉上紅了起來一溜烟跑了進去這個當兒良南抽空

低問洪廚子道你可瞧清楚沒有洪廚子道自然瞧清楚了的不是我的是誰的你方才說我們決不至偷着跑的這人畢竟是賊胆心虛臉上便起了紅暈良南忙搖手說道你這話缺乏充分的理由快別多嘴！一會兒祇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走了出來便和我們通了姓氏原來這人喚做白鼎儀良南仔細在他臉上端詳了一會問道這副圖可是你的鼎儀回道正是良南道你何以

自己不出面却請令友出面呢鼎儀聽說半晌回道這……這做交易鄙人很不擅長良南聽的很嚴厲的喝道白鼎儀！你可知道你自己犯法了……這話慢說是讀者聽了詫異便是下走當時也嫌良南太唐突了些他畢竟根據什麼憑證偏派白鼎儀犯法呢說也奇怪鼎儀聽了這話便索索價亂抖面孔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开着染坊舖子良南又吆喝道你此刻神色改變得很快當然因

鑽圈的來歷不明才虛心的現在沒有旁的話說你從速據實宣布免得到堂上去丟臉鼎儀半晌才斷續說道既被你戳穿我不宣布料來你們斷不能罷休但是這副鑽圈委係受舍弟的付託代他出面議價的祇因舍弟當初在東公洋行盜說到此處便中斷了良南追問道盜什麼快講快講鼎儀續道祇因舍弟年幼無知在東公洋行當着寫字生盜了行裏這副鑽圈嗣後風聲很緊隔了。

一戴那行條的倒閉才敢取出來招賣不圖登廣告登出了禍事被你先生戳穿話還沒完慕見魯荆山氣急敗壞的跑了出來惡狠狠地瞅了鼎儀一眼罵道我真所託非人誰叫你這般胆小的我幾個月來嚴守秘密一朝被你破壞你可是和我有讎嗎我們一千人這時才證明這副鑽圈並非洪廚子遺失的那副良南當時又指着荆山問鼎儀道這人可就是你令弟嗎鼎儀道正是他本

叫白鼎成祇因出了盜圈的案子才改了今  
名的我一時心慌替舍弟揭破了黑幕傾誠  
布露少不得還要代舍弟認過萬望先生宥  
恕我們兄弟倆就感激不盡了

良南自從證明這圈與本案無關也就不加  
深究我們便離了六百零九號一路行着下  
着前根據什麼理由偏派他犯法良南兀的笑  
說道我說這話時你們聽了一定以爲奇

突其實這事我早有了把握我們要鑽圈看  
時那個捏造假名的魯荊山不是很慌張嗎  
叫他請鑽圈主人出來當面接洽他又露出  
很躊躇的神色後來那個白鼎儀出來我仔  
細端詳他的臉龐兒又酷肖魯荊山即使後  
來鼎儀不吐真情我也早料准他們定是弟  
兄不是姓魯的捏造假姓便是姓白的捏造  
假姓我瞧他們這般鬼祟故意用言語去威  
嚇鼎儀詎料那廝胆小如鼷被我一嚇居然

嚇。出了。實。供。來。但是。這。副。鑽。圈。我。也。早。料。到。  
不。是。洪。君。的。我。可。以。用。兩。層。理。由。證。明。第。一。  
假。使。白。鼎。成。偷。盜。洪。君。的。圈。一。時。當。然。該。嚴。  
守。秘。密。斷。不。敢。即。日。登。報。招。賣。第。二。若。是。他。  
真。盜。了。洪。君。的。圈。當。初。見。了。洪。君。當。然。另。有。  
一。種。驚。慌。的。神。色。何。以。他。見。了。我。反。較。見。了。  
洪。君。特。別。注。意。祇。因。我。當。時。的。態。度。很。是。嚴。  
厲。畢。竟。鼎。儀。年。少。缺。乏。鎮。定。力。露。出。了。破。綻。

這。趟。跋。躡。祇。可。算。是。研。究。的。性。質。不。是。訪。案。  
案。的。性。質。下。走。很。佩。服。良。南。遇。事。仔。細。眼。力。  
不。差。少。不。得。說。些。欽。仰。的。話。惟。有。那。個。洪。  
廚。子。在。旁。急。得。和。熱。鍋。上。的。蟻。螞。一。般。直。着。  
喉。嚨。說。道。你。們。倆。譚。得。起。勁。可。把。我。的。事。丟。  
在。腦。後。了。不。行。不。行。良。南。被。他。一。言。提。  
醒。又。重。興。振。刷。精。神。皺。眉。說。道。洪。君。你。這。案。  
委。實。難。以。着。手。既。然。拋。費。了。你。燒。菜。的。功。夫。  
不。能。叫。你。白。跑。一。趟。罷。我。們。和。你。一。同。回。  
棟。隆。里。去。尋。些。線。索。也。好。

抵了•樣•隆•里•五•百•七•十•一•號•半•下•走•很•代•良•南•躊躇•以•爲•這•一•次•良•南•一•准•要•失•敗•的•了•道•不•是•不•是•祇•因•昨•日•天•氣•很•涼•穿•了•一•件•良•南•在•洪•廚•子•房•中•踱•了•一•會•又•在•椅•上•閉•着•眼•睛•思•索•一•會•忽•的•自•言•自•語•說•道•唉•！

我•平•良•南•當•了•十•幾•年•偵•探•連•這•一•點•極•普•通•的•遺•失•案•都•破•不•出•來•還•能•在•偵•探•隊•裏•求•生•活•嗎•？•洪•君•你•昨•日•上•遊•藝•場•領•獎•那•鑽•圈•可•用•匣•子•裝•着•洪•厨•子•道•不•會•不•會•僅•有•一•張•薄•紙•包•着•良•南•皺•了•皺•眉•兒•又•道•穿•的•可•就•是•身•上•這•件•衣•服•洪•厨•子•搖•頭•回•道•不•是•不•是•祇•因•昨•日•天•氣•很•涼•穿•了•一•件•夾•襖•良•南•跳•起•來•緊•握•着•洪•厨•子•的•右•手•大•聲•說•道•夾•襖•嗎•！•可•真•是•夾•襖•嗎•！•有•線•索•了•快•拿•來•待•我•研•究•；•當•時•慢•說•是•洪•厨•子•不•知•就•裏•便•是•下•走•也•料•不•出•良•南•的•用•意•洪•厨•子•一•時•被•良•南•鬧•昏•了•頭•腦•和•沒•頭•蒼•蠅•般的•將•那•件•夾•襖•取•到•良•南•接•過•看•了•半•晌•倏•的•拍•案•笑•喊•道•五•克•臘•的•鑽•圈•有•下•落•

了。你瞧。你這件夾襖衣袋邊的。又子不是脫了綫嗎。你當初驟然得了這二千元的獎品。心中一定十分快活。大凡快活過度便心慌。手軟。你將鑽圈誤塞在衣服夾層裏面。這物又十分細小。一時自然瞧他不出。說時早從那衣服的夾層裏文風不動的掏出一副五克臘鑽圈來。

余同學饒君。導江滑稽之士也。嘗爲謂十歲時乃兄課之。讀四書至一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一日其嫂方坐桶洩。伊恐失措。大罵無狀。適乃兄自外歸。見驚。即有日所教之嫂。溺援之以手。句非是之謂耶。亦大怒不已。伊驟然笑曰。哥哥前見。淡。齊。

小社會小說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十六回 設圈套有意佔孤孀 踢皮球無心驚豔遇

大鴨子本是一個陰賊險狠的婦人。平時對待大同久已玩他在股掌之上。此番不幸把所有的破綻全行落在大同手裏。幾乎吃大同將自己賣掉。幸喜他心機靈巧。當天便能夠忍辱含垢。拿出一種狐媚手段。復行將大同的心腸騙得軟了。平白地將一天雲霧收拾得干干淨淨。只有一層。他雖然答應下來。心裏却老大不甚願意。後來一個轉念。暗自笑道。我這人才獸呢。他既想勾搭這小蹄子。我若是在裏面阻撓。將來這怨毒必然結在我的身上。我

落得外面假裝做好人。等待他們上手以後。好在這小歸子也跳不出我的勢力範圍。隨後由我來慢慢的擺佈他。總叫這小歸子死在我的手裏。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我的利害。主意已定。便順着大同的意旨。背地裏先向秦氏做了一個說客。巨耐那秦氏只是搖頭拒絕。說自己和大同有叔姪的名分。萬一做出不尴不尬的事。吃別人瞧破。我這臉面還要不要。老實說。我們雖然是個貧民小戶。至于這守身如玉却從自幼兒便領過父母的教訓。不比外間那些淫蕩婦女。只要看中了一個男子。也不問他是親是疏。是長是幼。兀自貽混在一處。弄得身敗名裂。不但損了自己的名譽。而且叫死去的祖宗都得蒙着極大的恥辱。秦氏說這幾句話的當兒。也不曉得他是有意無意。然而却句句都刺入大鴨子的耳朵裏。比當面唾罵他還覺得難受。大鴨子聽了。又羞又氣。一時又不便發作。轉換了一副笑容。向他。

說道罷咧。人生在世難道還想活到一百歲不成。像我們做女人的不趁這青春年少可以快活便尋些快活也不爲過。光陰白拋掉了。貶貶眼白了頭髮落了牙齒這時候你便愛上別人。別人也不來愛你。那才是懊悔不及呢。我說一句話不怕你笑。當我們這樣年紀一夜離了丈夫委實有些耐煩。不過不料你却年少老成。丈夫死去也有許多日子了。衾寒被冷。虧你怎生消受得這淒涼況味。賢姪媳婦你如果順從了我的言語我們便就是自家姊妹了。我一生又不會吃醋。包管對着你另眼看待。托天僥倖再生得一男半女我和你叔公將來也有個倚靠。你在姓范的門裏便算得是大大功臣。無論甚麼事再沒有比較這個便宜的。五更頭裏你若是睡不沉重還得摸着心頭仔細去想想瞧我這話可錯不錯。秦氏見她越說越大對心裏非常着惱。站起身來便走將大鴨子一個攢在房裏。冷清清的更沒。

做。理。會。他。隨。卽。冷。笑。一。聲。罵。道。這。小。蹄。子。果。然。在。我。面。前。假。充。正。經。哩。先。前。我。本。不。肯。拖。他。下。水。誰。料。你。不。知。好。歹。潑。潑。糲。糲。的。轉。發。揮。了。我。這。叔。婆。一。頓。好。好。我。若。沒。這。本。領。破。壞。你。的。身。子。我。還。稱。得。起。是。個。大。鴨。子。嗎。他。想。到。這。裏。便。沒。精。打。采。的。跑。回。自。己。房。間。當。晚。大。同。又。向。他。詢。問。這。事。大。鴨。子。便。將。日。間。的。事。迹。一。長。一。短。告。訴。了。明。白。大。同。跺。脚。說。道。照。這。樣。講。我。到。白。拿。看。熱。茶。熱。飯。養。活。這。賤。人。了。他。既。崛。強。明。天。我。便。將。這。賤。人。撵。逐。出。門。讓。他。自。去。討。飯。他。挨。不。過。凍。餓。自。然。會。回。心。轉。意。大。鴨。子。笑。道。我。倒。不。曾。見。偷。婦。人。的。像。你。這。樣。暴。躁。性。子。講。到。偎。香。倚。玉。那。是。要。耐。着。心。兒。去。幹。的。你。休。得。小。覲。了。他。他。既。拿。定。主。意。真。說。你。叫。他。去。做。叫。化。子。便。立。刻。要。他。死。他。都。容。易。我。久。已。知。道。婦。人。家。有。種。獸。氣。他。拿。着。這。身。子。比。較。名。譽。覺。得。名。譽。狠。重。身。子。狠。輕。我。們。第。一。着。須。得。先。將。他。身。子。破。壞。然。後。叫。他。在。

名譽上沒有指望。不怕他不服貼，順從了我們。（惡極毒極此大鴨子之罪所以更浮于大同也）大同聽了好生歡喜，登時在燈底下同大鴨子接了一個吻，不住的嘖嘖說道：畢竟是你足智多謀，我們想不來的地方，你都能夠通盤籌算。我愛你便在這些上面一千個女人家會吃醋，偏生只有你單吃醬油；說罷哈哈大笑。大鴨子將他瞅了一眼，冷笑說：道你休得這般放蕩，我的醋勁也狠大的，只是氣這小蹄子不過轉倒反便宜了你這老沒正經事出無奈，先前原想和這賤人開誠布公的辦理，如今却不得能夠了，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不怕他不上我們的道理；大鴨子將這計策附着大同的耳朵，詳細說了一遍，說得大同拍腿喊好好在目下住的房屋與客棧裏不同，又不消掩飾別人耳目，伺候大鴨子的底，有一個僕婦外面有阿虎看守，大門關防緊密，任他再鬧出甚麼把戲，外面都沒有。

人。知。道。這。一。天。約。莫。有。早。飯。光。景。大。同。忽。然。將。衆。人。都。喚。至。面。前。秦。氏。也。站。在。一。旁。只。見。大。  
同。向。他。們。說。道。我。在。這。南。京。租。了。公。館。眼。見。得。一。時。不。回。家。鄉。去。了。但。是。家。鄉。裏。還。有。好。些。  
田。庄。什。物。擱。置。在。那。裏。也。狠。可。惜。昨。夜。我。和。你。們。姨。太。太。商。議。妥。協。由。我。回。去。變。賣。變。賣。將。  
那。現。銀。子。連。到。省。裏。來。另。立。事。業。恐。怕。我。有。好。些。時。就。擱。這。公。館。沒。多。人。照。應。一。切。將。全。  
拜。托。你。們。幫。助。姨。太。太。料。理。料。理。回。來。我。自。然。有。得。酬。謝。你。們。……他。說。完。這。話。阿。虎。和。僕。婦。  
都。答。應。了。大。同。又。望。着。秦。氏。笑。道。至。于。上。房。裏。的。一。切。事。務。也。要。累。一。累。賢。姪。媳。呢。彼。此。是。  
痛。癢。相。關。料。想。賢。姪。媳。也。不。置。之。度。外。……秦。氏。忙。答。道。叔。公。儘。管。放。心。我。當。然。幫。着。娘。娘。  
料。理。家。務。但。是。一。路。上。風。霜。辛。苦。務。望。叔。公。凡。事。保。重。不。要。叫。我。們。耽。心。……大。同。覺。得。他。這。  
兩。句。情。話。兒。說。得。十。分。委。婉。可。聽。不。由。從。骨。髓。裏。癢。將。起。來。儘。把。那。一。對。老。鼠。眼。睛。釘。向。秦。

氏。粉臉上瞧得一個暢快。秦氏吃他瞧得不好意思。只低下頭去拈弄衣角。阿虎和僕婦不。大。明。白。都。轉。身。退。出。外。面。惟。有。大。鴨。子。暗。暗。好。笑。搭。訕。着。向。秦。氏。說。道。你。到。廚。底。下。去。預。備。午。飯。罷。這。裏。由。我。來。替。老。爺。打。疊。行。李。好。讓。他。傍。晚。去。趕。上。火。車。……秦。氏。正。在。手。足。無。措。得。了。這。口。氣。便。趁。勢。走。過。一。邊。大。家。將。午。飯。吃。完。果。然。見。大。同。只。薄。薄。帶。了。個。衣。包。率。同。阿。虎。一。齊。出。門。走。了。一。直。挨。到。日。落。時。分。阿。虎。方。才。轉。回。公。館。大。鴨。子。問。道。你。將。老。爺。送。到。甚。麼。所。在。……阿。虎。攢。着。嘴。說。道。我。知。道。嗎。我。本。想。和。老。爺。一。齊。向。下。關。進。發。老。爺。死。命。攢。着。我。說。公。館。裏。沒。有。人。照。料。偏。我。趕。快。回。來。他。老。人。家。還。坐。在。一。家。小。茶。肆。裏。慢。吞。吞。的。品。茶。哩。（大。同。的。破。綻。輕。輕。在。阿。虎。口。中。一。點。不。獨。薄。薄。衣。包。露。出。馬。脚。也。）大。鴨。子。見。他。說。話。有。些。冒。冒。失。失。四。面。望。了。望。却。好。秦。氏。並。沒。在。面。前。忙。笑。說。道。你。向。門。房。裏。去。歇。着。罷。老。爺。的事。

與你沒有相干。不要你在這裏囉唣！初更時分，大家都預備安寢，惟有大鴨子在房裏沒口子嚷着一個人睡在房裏害怕僕婦要來陪伴他。他又嫌他臃贅，不肯允許這句話傳入秦氏耳朵裏。可憐他還是一個天真爛熳的少婦，以爲叔公出門既然姨娘冷清清的沒人作伴，不如由自己獻個慇懃兒歡天喜地的跑來說道：「姨娘若不嫌我伏侍得不好，我情願將被褥捧過來和姨娘在一張床上歇宿！」大鴨子聽了十分快慰，忙道：「既是這樣好意，我心裏已是感激的了。不得你也休得客氣。我這裏有現成的衾褥，何消你再將衾褥捧過來？好在也沒有幾天功夫，你的叔公差不多也要回轉南京那時，你再轉回你的房裏去睡。」不遲，我在先不是告訴過你的？我一夜也離不得男子，你雖然不是個真正男子，到底做一個夥伴兒比較孤眠獨宿，高得十倍呢！」說完，伏在枕頭上只是格格的笑。秦氏那裏

猜得到他們做就的圈套當真便依了大鴨子的話脫了外邊大衣直鑽入被窩裏來不多一會大鴨子忽然翻身坐起喊了幾聲僕婦想是已經睡熟了只不見他答應秦氏忙問道時候不早了姨娘又喊他們則甚大鴨子皺眉說道昨天新近買了一隻老母雞一天生一個蛋委實叫人可愛但不知這母雞可會進窩沒有萬一吃黃鼠狼拖掉我不哭死就該嘔死秦氏十分湊趣笑道姨娘休得着慌等我下床去望一望大鴨子忙一把將他按住說仔細風吹了肚子你這身子單弱易的受了涼氣倒反不好由我自去望罷他一面說一面跳下了床將桌上那盞煤油燈順手端出房外良久良久再也不見大鴨子進來秦氏在這當兒心安意適決不疑惑大鴨子不進來另有甚麼作用他將雙眼合上不多一會早就酣然睡熟朦朧的彷彿夢見他的丈夫做他的溫甜香軟的好夢去了說他奇

怪約莫有五更時分他一翻身倏的醒轉覺得身邊睡着一人始則還將這人當做大鴨子及至凝神一望第一件是那人臉上的鬚鬚遮掩不住額角上還露着一疊一疊的許多皺紋秦氏吃這一嚇魂都嚇出了竊忙不迭的披衣坐起正待喊叫不防吃那人將自己纖口掩住低低笑說道賢姪媳你還叫甚麼呢你的身子已從清水裏拖入渾水便是鬧得別人知道也覺得這面子上沒有光彩肥水不落別人田好在我們是自家翁媳像這樣頑意兒你隨後出去打聽打聽十家到有九家翁偷媳婦是沒有算甚麼稀奇的說着早順手將秦氏摟入被裏死也不容他動擰秦氏聽出這口氣分明是他叔公范大同了再回想昨夜情事忍不住嗚嗚咽哭起來只說了一句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幹得好事我是好人家兒女不該給你們這等欺負將來死去我還有甚面目見你那姪子龍標大同笑道呸你如

何說出這不文明的話來。莫說死了的人不會有甚麼靈魂。便算他這靈魂跑來和我質問。我都有話對答他。他難道不曉得新近一班文明大家都提倡一個人道主義。比如婦人守節。這便是戕害人道。不合法律的一件事情。你年紀還輕得狠呢。若叫你下半世孤孤悽悽。消受那孀居的況味。無論誰也不肯下這樣的毒心。自此以後我們打得火熱。外面名分上。依舊算得叔公姪媳。至于內容呢。你也遂意我也稱心。那個敢嚼一句舌頭。批駁我們的不是。秦氏至此真是萬分無奈。却再也不肯睡下了。登時穿好衣服。跳下床。沿免不得坐在梳粧桌旁邊。流淚再說。那大鴨子雖然用了這掉包的計策。將大同換得進房。他咬着牙齒勉強向秦氏那張鋪上睡了一夜。心裏不無裝滿了醋勁。這一夜裏翻來覆去。一整夜不曾睡。

轉天清早時候。他早笑嘻嘻的跑得過來。秦氏一見了大鴨子的面。益發羞愧。將粉臉

轉。轉。過去。向。壁。上。瞧。望。也。不。向。大。鴨。子。招。呼。轉。是。大。同。在。床。上。笑。說。道。你。來。得。正。好。替。我。去。  
勸。勸。姪。媳。婦。罷。他。只。是。儘。哭。呢。大。鴨。子。向。大。同。飄。了一。眼。便。走。過。來。攙。着。秦。氏。的。一。隻。手。  
笑道。罷。咧。叔。公。爲。你。眠。思。夢。想。也。不。止。一。日。了。我。因。爲。瞧。他。可。憐。才。替。你。們。打。了。這。樣。主。意。  
這。也。是。你。不。謙。慎。要。曉。得。叔。公。如。果。當。真。的。回。家。怎。麼。他。只。帶。了。一。個。小。小。衣。包。剛。才。出。了。  
門。便。打。發。我。兄。弟。回。來。又。不。許。他。送。到。車。站。呢。這。便。是。老。大。破。綻。若。在。別。個。細。心。孩。子。決。計。  
不。會。上。這。圈。套。不。料。你。竟。伏。伏。貼。貼。聽。憑。我。們。調。度。叫。你。怎。樣。你。就。怎。樣。不。是。我。說。一。句。促。  
狹。話。安。知。不。是。也。有。這。個。心。兒。將。機。就。計。的。圓。成。兩。家。頭。的。好。事。他。一。面。說。一。面。噏。嘴。噏。  
舌。引。得。大。同。在。床。上。失。聲。狂。笑。說。道。好。好。畢。竟。是。你。心。直。口。快。連。姪。媳。婦。的。這。一。顆。心。你。瞧。  
得。明。白。透。亮。秦。氏。越。想。越。恨。只。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狠。好。把。這。錯。處。還。躡。踴。到。我。身。上。

我便饒你們。恐怕龍標在陰司裏也斷斷不肯饒你們。嗚……大鴨子笑得格格的說道。龍標。他敢。他撫着良心問一問。當初他騙我上手的時候是個甚麼形狀。如今你也吃叔公騙得上手了。若照世界上報應講起來。這便是一種現世現報。（此等議論發自大鴨子口中。真可叫人寒心。然而世尚有不顧名分不恤廉恥墮入情網者。抑又何歟。言下點悟人不少。）這一番話不但說得大同心花怒放便是秦氏聽了也覺得毛骨聳然。覺得大鴨子雖不免近於強詞奪理。然而我丈夫在日所做的事真個叫他們拿着當做話柄罷我這身子已受污辱。便是立刻死了也算不得清白名節事。小吃飯事大不如順從了他們圖一個下半世的快活罷。想到這裏也不肯過於囑強。其時僕婦已送進盥洗的水來。瞧見他們這種情形。一共摸不着頭腦。只站在半邊發怔。秦氏趁勢洗面沐手重新調脂抹粉。把以前穿。

的素服全都拋棄改換了一身豔裝出落得格外風騷可愛比較那大鴨子還要美麗得幾分大同說不出心裏的高興一件風流公案至此便告一結束又過了些時大同是決計在這南京地方圖謀事業了又想起家鄉的財產交給大鴨子的母親他是一個沒腳蟹的婦人料想不能操持一切依自己的主意仍預備回去走一趟將財產變賣出來向省裏各當道面前運動運動好發展他的能力這一天剛和大鴨子商議這事大鴨子冷笑了一聲說道我知知道你又放心不下那老鴉了將他接出來好和你混在一處可是不是（有如此之母便有如此之女讀此數語可想大鴨子全沒心肝）大同臉上紅了紅忙分辨道你那裏有這許多閒話把來葬送我那一次無辜的上你母親一個老當若問我的心裏誰願意和這老太婆打這樣祕密勾當：大鴨子拿手在臉上刮着羞他道你不要在我面前嘴硬罷。

俗語說得好。三代弟兄沒大小。如今你可應了這說話了。若論名分老貨算得是你的丈母姓秦的。又算得是你姪媳婦。你也不問尊卑。一古腦兒都送給你來消受。你這混蛋不是三代都吃你白遭還了嗎？（說破可發一笑）大同搖手說道：口齒放輕些。休得吃這僕婦們聽見。萬一傳揚出去。我還能夠在社會上充個體面紳士不能？大鴨子還待再說。別的不防。阿虎手裏拿着一張電報。匆匆走得進來。哭喪着臉說道：老爺。你瞧這個我媽得了急病。已經死了。這是電報局裏的人翻出字來告訴我的。我想同老爺請個假回家去料理料理他老人家的後事。大同將電報拿在手裏一看。不由滴下兩行淚來。哽咽說道：哎呀！不料我那次出門之後。竟沒有和你媽見面的日子。大鴨子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先拔了我眼睛裏一條鐵釘。賞給他一張蘆席。將他埋葬起來。也罷道不得。還叫我們替他戴孝。（世間

竟有如此狠毒婦人真是匪夷所思）阿虎睜圓了兩隻大眼便勁跋了大鴨子一下子也不開口大同又道阿虎你休得着忙我本打算回去走走今晚便和你一齊動身……說完這話便逼着大鴨子替自己打疊行李秦氏也知道這事了也聚在裏面忙這樣那樣大同回家草草收拾了馮老奶奶又將所有的田地房屋賤價賣了好些將所有現銀一齊匯至南京阿虎的那個相好粉菊花近來生意狠是不好聽見阿虎要向南邊去了他便死拉活扯要嫁給阿虎阿虎沒法將這事稟明了大同大同念他們母子的情義勉強答應又給了粉菊花身值三百塊錢命阿虎將粉菊花帶同上路阿虎感激他這主人自然不消說得據擋已畢三個人一路轉回南京城裏到了公館阿虎遂將粉菊花領至大鴨子及秦氏面前叩見大鴨子好生不悅因爲事已成熟也只得罷休又分付粉菊花沒事時候須在土房裏。

伺候一切粉菊花原是一個江湖妓女他有甚麼瞧料不出今見大鴨子狠有勢力便拿出十二分恭維巴結將大鴨子騙得死心塌地兩人便打通了一氣百般的凌虐那個秦氏這且不在話下但是南京地方自從入了北軍手裏所有局面煥然一新各衙署各局處所有重要人物全由辦帥一人支配凡是要仰望辦帥鼻息的必須先賄賂他的心腹其時范大同在省裏東鑽一鑽西鑽一鑽和老鼠打洞一般只要有着眼的道路他總肯捧出成大把的銀子來向各處聯絡花天酒地客館娼寮幾乎沒有一塊地方沒他的足迹足足忙了兩三個月功夫方才由一個杆兒手張順結識了一位揚州關監督這監督姓苗表字玉瑛年紀祇有二十五六多歲生得一副極漂亮的面孔起先原在督署裏充當文案上峯因爲他入狼和氣性情又溫厚特地拿這監督位置調劑調劑他玉瑛得了這委任狀立刻飛揚跋

扈。當。他。未。到。任。以。前。便。在。省。城。裏。大。大。熬。鬧。了。一。番。凡。有。謀。幹。差。事。的。憑。這。人。的。賄。賂。多。寡。定。差。事。的。肥。瘠。大。同。不。知。怎。麼。鬼。鬼。祟。祟。竟。和。這。苗。大。人。混。在。一。處。巨。耐。他。這。壽。頭。壽。腦。的。樣。子。相。形。之。下。比。別。人。總。覺。差。一。點。勢。力。一。個。關。監。督。能。有。多。少。位。置。人。材。濟。濟。竟。將。大。同。落。空。下。來。後。來。那。監。督。狠。不。過。意。胡。亂。寫。一。封。薦。信。給。那。些。辦。理。慈。善。的。當。道。好。容。易。得。一。處。水。龍。局。局。長。大。同。雖。然。不。甚。滿。意。然。而。慰。情。勝。無。只。得。權。且。頂。着。那。局。長。頭。銜。再。來。想。運。動。苗。大。人。的。方。法。(預。爲。下。文。張。本。)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天。大。同。從。局。裏。回。來。因。爲。路。途。不。甚。過。遠。他。便。連。車。子。也。不。肯。坐。穿。一。身。簇。新。衣。服。隨。隨。便。便。由。馬。路。間。踱。過。來。剛。剛。走。至。一。處。只。見。有。幾。個。小。孩。子。在。半。邊。踢。那。皮。球。有。一。個。皮。球。滾。入。路。旁。陰。溝。小。孩。子。不。知。輕。重。從。陰。溝。裏。掏。出。來。拿。在。手。裏。便。往。上。一。踢。不。偏。不。斜。却。好。踢。中。在。大。同。身。上。濺。得。他。

那一件馬褂烏光漆黑的泥水大同好生憤怒飛也似的搶過來便揪那孩子廝打（妙極這也不是廝打的事）別的孩子見聞下這禍早一閃而散惟有那個孩子吃大同揪着嚇得直哭起來旁側有兩間瓦屋業已破落不堪想是這孩子的住宅了裏面的人聽見孩子哭鬧忽然走出一個嬌嬌婷婷十五六歲的女郎走進前來詢問他們的緣故大同抬頭將那女郎仔細一望驚的縮回了手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飛來峯

曉嵐

奇峯終古費疑猜萬佛莊嚴石洞開別有神工能構造不知何日始飛來

徐靈胎有刺時文一首云：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道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歛，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句雖俚鄙，却將當時研究時文者揭破其黑幕，故說來頗覺得親切有味也。

飄紅

小偵探小說 水裏罪人

江都張碧梧著

第十章 海中大戰的結果

第二天大早八點鐘溥愛和公肅已到了警察署會見吳珮。他說四名警察已預備妥當。溥愛道好又說道停一會兒我們回來再細談罷當下就和公肅帶着四名警察直奔東海路而去。走不多時已到了那樹林前面。溥愛向警察道我們進去你們四人伏在這裏。如果聽見警笛響再趕快進來接應。警察答應。溥愛就和公肅走進樹林直到王阿三的店門前見他獨自坐在店裏吸旱煙。溥愛走上前道你早飯吃過了麼。昨天我們問你沈阿狗的去處。

你再三不肯說誰知到了半夜裏阿狗却跑到我的家中如今他託我來向你討回那地圖和紙簿阿三聽了這番話瞪眼望着溥愛似乎很爲驚詫溥愛催他道你快些拿出來罷阿三却咬緊牙關定說沒有溥愛怒形于色道我因你年歲已大恐嚇壞了你纔和你好商商量你若定說沒有不肯拿出來可莫怪我了說時掏出警笛吹了幾聲隨卽跳進四個警察溥愛指着阿三向警察道給我捆上帶回署去警察正待動手阿三已嚇得渾身發抖連忙哀告道求你們饒了我罷我拿出來便了溥愛喝道快些拿出來饒你不捆阿三戰兢兢的走到後面去隨卽捧出一個紙包來遞給溥愛溥愛接到手裏打開看時果是一幅地圖和一本紙簿上面都有海鯨黨三個字當下不暇細看仍舊包好很鄭重的放在衣袋裏又問阿三道你既將這個拿出來就沒有你的事你用不着害怕我們去了說着就領着警察走

出來。還聽見阿三囁嚅道：禹一阿狗來問我要我拿甚麼，還他呢？溥愛也不理睬他，一直走出樹林，過了東海路，他就和公肅跳上黃包車，先回警察署去，及至來到署裏，吳珮見面就問道：可曾拿到麼？溥愛笑道：豈有拿不到的道理呢？當下溥愛就從衣袋裏取出那個紙包，仔細解開，先將地圖鋪在桌上，三人低頭細看，原來是一幅紅海的詳圖，那裏有海島，那裏有暗灘，註的明明白白，還有許多紅色和黑色的虛線，四通八達，却不知是甚麼用意。公肅先猜道：這許多虛線，或者是輪船的航線，未必有重大的意味。溥愛微微搖頭道：既然如此，何以有這紅黑色的分別呢？又問吳珮道：你這裏可有輪船航線的全圖麼？吳珮道：有的，伸手在書架上取下一本地圖，溥愛揀出紅海圖的一頁，見上面畫着許多航線，拿來和這些紅黑色虛線比較，方向和距離完全不對。溥愛道：如何？我早曉得這個必非航線，却含有驚

奇的異味呢。三人又看了一會再翻開那本紙簿看時誰知不看還罷看了之後止不住先伸舌頭後呼可怕原來這本紙簿上所記的却是海鯨黨黨魁何忠義定下的計策預備約齊陸地上的黨人同時起事叫他們扼守紅海海口和黃江的江口截斷官兵海陸間的呼應。何忠義再率領多數盜船先將海南羣島佔據和他們根據地的聖島成爲犄角之勢再在紅海當中設下埋伏那時海上警察有如甕中之鼈自必大爲潰亂那麼海鯨黨既可報復平時所受的怨恨又可擴張黨勢稱雄海上了至于地圖上所畫的紅黑色虛線紙簿上也有交代說紅色虛線是海上警察平時遊弋的路線黑色虛線都是他們預備攻擊海上警察的途徑還有他們實行起事的日期簿上也記得清楚正是本月二十夜因爲海上警察夜中防範必然疏忽猛力進攻自易得手他們三人看完之後都吐了一口氣溥愛道這

事可真危險極了。若非劉錦標的船自行失事，誰能曉得他們有這計策。二十日的夜裏，早就鬧出絕大的亂子了。不是我說句迷信神權的話，冥冥之中似乎有人調遣，將大事化爲無事了呢。吳珮和公肅也道想不到海鯨黨竟敢這樣大張旗鼓推測。他們用心簡直想把海上警察完全推翻。若非自家的船失事，前途真個不堪設想了。溥愛忽然笑道：「這樣看來，沈阿狗非但不能算做竊賊，直要算是海上警察的大功臣。」因爲若非他將這地圖和簿子偷下劉錦標，仍能將這兩件東西送到陸地上黨人的手裏？那麼船雖失事，他們的計策却一些未受影響，仍可實行。所以我要說這次海鯨黨失敗並不關於船的失事，却是失敗在阿狗的手裏。吳珮道：「這話有理。且據我看來，阿狗還不祇是海上警察的功臣，也是地方上的功臣。因爲海上若真個鬧起來，地方上自必也受驚慌。如今却能無形消散了。」公肅笑。

道。這樣。一說。你應當趕快請阿狗出來謝他保全地方之功了。說得吳珮和溥愛都笑了一會。溥愛又道。閒話少說。我想海鯨黨膽敢這樣胡爲。若不趕快設法將他撲滅。後患還不堪設想。難得如今他們的根據地已被我們曉得。這一幅紅海圖旣係他們測量出來。留作自家用的。自必十分精確。大可供我們使用。所以我們應當想了妥善方法。積極進行攻破聖島。捉拿何忠。義打破海鯨黨。消除以後的大患。吳珮連點頭道。正是。但這事關係重大。如果一舉成功。固是再好沒有。萬一臨時有了疏忽禍害。之大可就不堪逆料。有如搗破蜂窩。許多蜂子自然四處亂飛。逢人便刺了。所以必須事前佈置周到。方可動手。溥愛道。這個自然。所以我方纔說應當想個妥善方法。吳珮道。但是這妥當方法從何處着想呢。就請你打算。打算罷。溥愛道。這個我可不敢承當。因爲辦理這事必須調兵遣將。大動干戈。不比平常。

探案捉賊。想我既非國家官吏，何敢擔負這重大的責任？且沒有這種權力，至多我祇敢做一個參贊。依我想來，海鯨黨既係海盜，平日所犯的案情都是在海面上應當直接負這責任的。自然是海上警察而且海鯨黨這次定計也是想攻擊海上警察，海上警察爲保全威嚴，起見也該首先發動。吳珮道：這話有理極了！究竟應該怎麼辦呢？薄愛道：據我的意思，你立刻打個電話給海上警察署請署長黃元勳趕快到這裏來，你將這事的首尾情形一一都告訴他。看他甚麼意思？那時大家再細細商量，定個妥善方法。你看可好？吳珮道：甚好。待我即刻打電話去說時，就站起身來走向電話機去。不多一會就回來道：恰巧黃元勳正在署中，我已向他說了。他說立刻就來，還問我有甚麼要緊事？我說事關重大，來了當面談罷。於是三人坐着閒談。祇等黃元勳來，約摸過了兩刻鐘的工夫，黃元勳便已來了。他和薄愛

及公肅本來相識。但已久不會面。不免寒暄了幾句。吳珮請他就坐。便將這事最近的情形向他說明。又將地圖和紙簿遞給他看。元勳聽得仔細。看得明白。也不由得吐舌道：「險極了！」想海鯨黨人若非遭這變故。二十夜裏自然即使動手那麼我們毫無防備。在海上遊弋的巡船怕不全個兒覆沒麼？但是他們黨人雖遇了這個事變。難保不再想方法陷害我們。我們必須一面設法堅守。一面再想進攻的方法。這樣攻守兼施方可保全大局呢！本來我自從在紅海中撈着那兩個屍體之後。在屍體身上搜出兩個魚形小牌。並刻着號碼。我就疑心這小牌必是黨證。再回想到那些破碎船板等種種疑竇。就更疑惑這事當中必有奇異的情節。不過還未料到有這般重大罷了。吳珮道：「這事和海上警察真有深切的關係。你說攻守兼施。自是正當的辦法。但不知怎樣攻。又怎樣守呢？」元勳道：「我雖這般說。但攻

守的方法却毫無主意。見說到這裏眼光注在溥愛身上，又道：請諸位為大局起見幫我想個方法。纔好於是在坐四人各述各的意見，各想各的方法。商量了足足半天，方始決定一種辦法。三天之內，即便實行。元勳很高興，道：這樣一來，海鯨黨自必完全失敗。海上再也容身不得。那時海盜肅清，商旅無患。我們海上警察也可稍為安閒些了。溥愛道：但有一層，請你務必注意，調派兵將，切宜暗中進行，萬不可洩露一些風聲。海鯨黨消息靈通，萬一被他得了信息，將計就計，設下種種埋伏，那時誰勝誰敗，可就不能逆料咧。

一天夜裏，風雖不大，天色却很昏黑。紅海中的行船寥寥無幾，除掉幾座燈塔上射出些暗淡的亮光，一片黑暗甚麼也看不出。這時約摸有三更時分，紅海的海口內靜悄悄的駛出好多只船來。船窗上面都用黑布遮蔽，船裏的燈光一些也射不出。這些船駛出海口，有的

向東北方走。有的直向東去。行色很為匆忙。似乎前途有甚麼大事。等候他們去實行單表。這些船當中有一只較為大些的船。船頭上安放着一尊鐵炮。後面蹲着四個水兵。神氣很為冷靜。有如大雨將至。天容反而沉寂的一般。船艙中坐着三個人。一聲不響。態度也很鎮定。這樣過了一會。一個身穿水師軍官制服的人。發出很沈重的聲音。向旁坐一人道。高溥愛先生。你肯冒險和我們同行。我們很為感激。有你在這裏隨時指導海鯨黨。雖是凶頑。却也不愁。他不服了。溥愛道。元勳署長莫這般說。除暴安良。本是人人應盡的責任。無所謂誰。感激誰。這一次的事真所謂之氣數。使然活該。海鯨黨要失敗。所以劉錦標的坐船會觸發。自家埋設的魚雷。將船炸得粉碎。劉錦標再遇着沈阿狗。被他偷去地圖和紙簿。但若劉錦標不將我騙去。這當中的情節。在這短時間內。必還不能探得。這樣清楚。偏偏劉錦標妄。

用。聰明。疑心。我和沈阿狗。有關。想出方法。騙我到陸地上的黨窟中去。于是就給我探明種種內容。這真是鬼使神差了。座中還有一人。就是公肅。他道。劉錦標。失落地圖和紙簿。必已告知。何忠義。何忠義。曉得秘密洩露。自必再想補救的方法。所以我以爲聖島附近設防。定很周密。我們此去。未必定能得手。溥愛笑嘻嘻的截住他的話頭。道。你莫說這些懶怠軍心的話。到了事到如今。縱能斷定前途凶多吉少。也祇有鼓勇前進。你莫胆怯。少停一會。就有全武行的好戲演給你看了。這時元勳看看腕表。道。此刻已是兩點鐘了。距離聖島。必已不遠。說時。就拿出望遠鏡。走上船頭。向前細看。見前面有座黑影。心想那必是聖島了。當下復回船艙裏。告訴溥愛。又道我想向東方去的那一支隊。此刻定已包抄過來。溥愛點點頭。也走到船頭上。用望遠鏡看了一會。即便回船對元勳道。正是可以動手了。請你發令罷。元勳頓覺。

精神奮發不像方纔那樣靜默當卽發下令去不消一刻工夫這沉寂如死的海面上就大爲熱鬧起來海上警察的炮船上上面時時用探海燈直照聖島照得十分明白炮船上再對準他發炮這賽如固定的炮靶自然容易命中遙想聖島上面必已中了幾炮了這時島的東邊也有很劇烈的炮聲元勳曉得是支隊也已動手就進攻得格外猛勇聖島那方雖也回擊但鎗炮彈多落在遠處不能命中可見島上必已很爲慌亂了溥愛借這探海燈的光並看見聖島的脚下一個缺口中湧出許多船隻直對炮船駛來就向元勳道黨人的船隻也已出來顯見是反守爲攻要賭個勝負你得傳令各炮船務宜格外當心又向公肅道惡戰要開場了方纔黨人是沒有準備忽見我們打來自然不免慌亂此刻必已準備齊全故將島內的船都開出來和我們正式對敵那個缺口必是一個海灣也就是黨人泊船的所

在。所。以。起。初。我。們。看。不。出。這。些。船。隻。必。須。船。隻。走。出。那。缺。口。方。始。看。見。我。們。向。來。以。爲。聖。島。是。個。荒。島。不。料。竟。有。這。麼。一。個。好。港。口。怪。不。得。海。鯨。黨。佔。據。着。作。爲。根。據。地。呢。溥。愛。所。料。果。然。不。錯。那。些。船。隻。駛。出。缺。口。之。後。就。耀。武。揚。威。逼。向。前。來。打。過。來。的。炮。火。也。十。分。猛。烈。耳。邊。祇。聽。得。隆。隆。的。炮。聲。和。嗤。嗤。的。鎗。聲。再。夾。着。吶。喊。嘶。殺。的。人。聲。眼。前。也。祇。看。見。火。光。閃。鑠。擾。得。人。眼。花。最。觸。目。驚。心。的。景。狀。就。是。一。陣。紅。光。過。處。接。着。一。聲。巨。響。被。打。中。的。船。就。炸。得。粉。碎。或。者。滿。船。是。火。船。上。的。人。紛。紛。落。水。不。多。一。會。已。隨。着。波。浪。不。知。淌。向。那。裏。去。了。還。有。些。炮。彈。沒。打。中。船。隻。却。落。在。海。中。頓。時。將。海。水。激。得。翻。騰。很。大。的。水。花。濺。到。幾。丈。以。外。溥。愛。看。這。情。形。心。想。這。不。過。是。兵。匪。交。鋒。情。形。已。慘。厲。到。此。倘。若。國。際。同。起。了。衝。突。軍。艦。和。軍。艦。對。打。起。來。炮。彈。既。大。且。多。遙。想。那。種。境。界。自。然。更。不。忍。入。目。了。溥。愛。想。着。再。看。黨。人。的。船。隻。

漸逼漸近警察的炮船幾致退却幸虧東方的那一支隊奮勇的包圍過來左右夾攻黨人。方始不能前進恰巧這時炮船上發出一炮炮彈直向聖島飛去頃刻工夫聖島上面就起了一派火光大約是炮彈打中房屋因而起火船上的黨人不知底細疑是警察別出奇兵已搗破他們的巢穴不免大爲恐慌立呈紛亂之象海上警察乘這時機猛攻上去不多一會已打沈了好多船隻其餘的也在包圍之中隨即也都降服祇有一只裝有馬達的船居然被他衝出重圍向聖島背後急急逃去元勳說窮寇莫追隨他去罷溥愛却道這只船裝有馬達與衆不同必是何忠義的坐船萬不能放他逃走再生後患又道好在聖島背後就是黃江江口何宗義必須經過那裏那裏既有防守的炮船自必遵守你的命令將來往的船一律扣留那麼何宗義還是逃走不脫的我們不必追上去了於是元勳就派出幾隻炮

船開向聖島駐守這裏將所捕獲的船隻都開進海口派人看管所有黨人一齊帶回署裏訊問究辦他們回到署裏不多一刻就有個炮船船長趕來報告道職船奉命泊在黃江江口當海中鎗炮聲斷續之後見有一隻馬達汽船從海中急急走來想進江口我上前攔阻並將船扣留忽然從船中跳出一個大漢仰天大喊道想不到我何宗義今晚一敗塗地無處逃生活着他無趣不如死了罷說完這話就跳入海中我立即派人打撈好容易纔將他撈起但已氣絕身死如今我已將屍首抬來聽候相驗馬達汽船以及船上的幾個人也都押解來聽署長發落元勳點頭命他退下薄愛笑道何忠義竟然自盡死了想他平日爲非作惡都是在水面上因他死在水裏的人想來必然不少如今他自己却也死在水中真所謂冤冤相報一絲不差了又道海中的黨人雖已盡數拿獲但陸地上面還有他們的羽黨

也得趁這時候一網打盡免得死灰再有復燃之日我不願再到陸地警察署去了請你去和吳珮說一聲叫他趕快派通班警察四出搜拿黨人再叫吳珮另外派兩個警察跟隨沈阿狗去到五福路復興園茶館捉拿福官這樣辦理海鯨黨在水陸兩路的黨人沒一個能逃生了元勳一一答應又道如今何忠義已死巢穴也已打破海鯨黨已是根本削除永無復活之望凡是這一次出力的人員自必都有升賞想那沈阿狗也曾偷去黨人的地圖和紙簿因此黨人算定的計策纔不能如期實行你們方能突如其来成功這偉大勳勞這樣想來沈阿狗不也是功臣之一麼元勳道這個自然等我申報上去他自必也有獎賞如今先咨照陸地警察署立刻將他釋放可好薄愛道好元勳又道這一次的大事豈說是鬼使神差似有定數然而若無你從中調度出奇制勝最後的結果未必能有這樣美滿所以論

功行賞你應當居首功呢。溥愛笑道：老實說我做這件事起初是由於好奇心，後來却是爲了地方安全起見。豈是爲着功賞呢？又指着公肅道：我和他忙了這幾天，又冒了這遭危險。如今是大功告成，就算不辜負了。但精神已十分疲倦，必須回家去大大的休息一番。我們就此告辭，改日再會罷。

(完)

有某學究崇拜孔孟，幾乎着魔。言人能實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旁有紈袴少年喜謂之曰：我生平力行論語三句，應該勝聖人三倍。然服膺已久，終不能望聖人之項背。汝說恐未必是。有人問其詳，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聞者大笑。

楓江

○聯話偶拾

范海容

前年抵制日貨時學界相率罷課學生手執小旗旗上有作聯語者頗耐玩讀。茲摘二聯如下聯曰「罷課救亡罷市救亡我兩界挺身先起」民國不死民不死望大眾努力進行「學生含冤定卜三年不雨」同胞受辱可兆六月丹松院佛禪大飛心。茲摘二聯如下聯曰「罷課救亡罷市救亡我兩界挺身先起」民國不死民不死望大眾努力進行「學生含冤定卜三年不雨」同胞受辱可兆六月丹松院佛禪大飛心。對仗切貼的是佳聯曩見岳武穆祠內懸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雄」老練有神惜忘爲何人手筆。林道院中其楹聯頗不乏名人手筆嘗見禪林中所懸者如「萬法若空明一塵不染證禪心」色相已空證菩提果「莊嚴俱妙雨曼陀龍湖無限春秋」「神清空近鶴性僻好餐霞」均極文雅可誦。

■ 本雜誌銷數最大能遍及全國如刊登各種

■ 廣告定得極大之效力（價目列下）

■

等第		地 位	期 數	一 期	三 期	六 期	十二 期	廿四 期	三十六 期
特等	書底			三十元	八〇元	一四〇元	三〇元	四百元	五四〇元
優等	封面			廿三元	九〇元	一三〇元	二〇元	三百元	四三〇元
普通	之底	封底		廿三元	九〇元	一三〇元	二〇元	三百元	四三〇元
地位	全面	之底	封底	廿三元	九〇元	一三〇元	二〇元	三百元	四三〇元
地位	半面	之底	封底	十三元	三元	六〇元	一百元	二百元	三百元
地位	半面	之底	封底	六元	六元	三〇元	五〇元	八〇元	一二〇元
地位	半面	之底	封底	六元	六元	三〇元	五〇元	八〇元	一二〇元

### THE MER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者 江都李涵秋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所行分 南京漢口  
杭州廣州  
宁波

全年	零購每期	實售二角	每期郵費
半年	十八期	三元	一分
一年	實售	三元	一分
卅六期	三角	日本三分	日本三分
全年	實售六元	外國四分	

▲價目▼

注意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駕臨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盡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永接印刷

▲ 印刷考究……

▲ 取值低廉……

▲ 約期交貨……

▲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並石印請專  
們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印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中市紅屋